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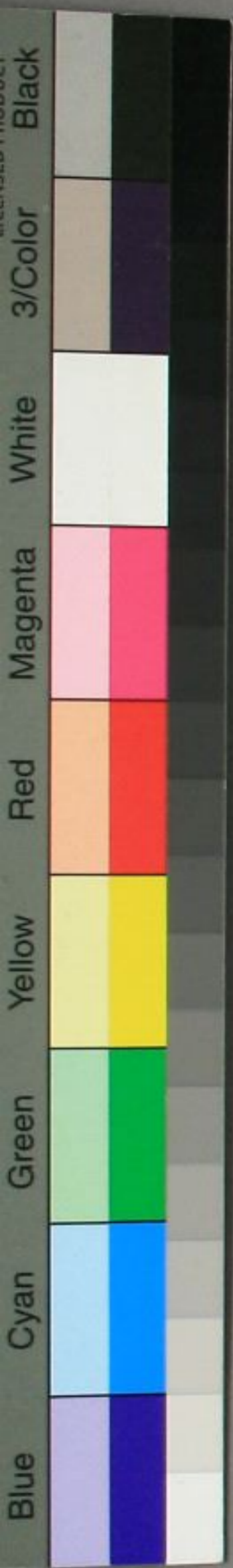
魏書七

列傳
陸侯 源賀 薛辯 寇讚 鄒範 韓秀 袁隨 嚴後

毛備之 唐和 劉休賓 房法壽 羅結 伊敵 乙瓌 和其奴 荀顏

薛野膺 字文福 孟于 孟威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7
7





48-11132

010190558547

文庫 11
D 269
7

魏書卷四十

列傳第二十八

陸侯

陸侯代人也。曾祖幹，祖引，世領部落。父突，太祖時率部民隨從征伐，數有戰功。拜厲威將軍，離石鎮將。天興中，為上黨太守、關內侯。侯少聰慧，有策略。太宗踐阼，拜侍郎，遷內侍，襲爵關內侯。轉龍驤將軍，給事中，典選部、蘭臺事。當官而行，無所屈撓。世祖親征赫連昌，詔侯督諸軍，鎮大磧，以備蠕蠕。車駕還，復典選部、蘭臺事。與西平公安頡督諸軍攻虎牢，尅之，賜爵建業公。拜冀州刺史，仍本將軍。時考州郡治功，唯侯與河內太守丘陳為天下第一。轉都督洛豫二州諸軍事，本將軍、虎牢鎮大將、平涼休屠、金崖、羌狄子玉等叛，復轉為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安定鎮大將。既至，懷柔羌



魏書

戎莫不歸附。追討崖等，皆獲之。徵還拜散騎常侍，出爲平東將軍。懷荒鎮大將未碁，諸高車莫弗訖訟。侯嚴急待下，無恩。還請前鎮將郎孤。世祖詔許之。徵侯還京，既至朝見，言於世祖曰：「陛下今以郎孤復鎮，以臣愚量，不過周年，孤身必敗，高車必叛。」世祖疑謂不實，切責之。以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世祖聞之大驚，卽召侯問其知敗之意。侯曰：「夫高車上下無禮，無禮之人難爲其上。臣所以莅之以威嚴，節之以憲網，欲漸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故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欣其名譽，必加恩於百姓，譏臣爲失專，欲以寬惠治之。仁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陵傲，不過朞年，無復上下。然後收之以威，則人懷怨懟。怨懟既多，敗亂彰矣。」世祖笑曰：「卿身乃短慮，何長也！」卽日復除散騎常侍。世祖征蠕蠕，破涼州，常隨駕，別督輜重。又與高涼王那渡河南略

地，至濟南東平陵，徙其民六千家於河北。又以侯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平西將軍，長安鎮大將。與高涼王那擊蓋吳於杏城，大破之。獲吳二叔，諸將欲送京師，侯獨不許，曰：「夫長安一都，險絕之士民多剛彊，類乃非一。清平之時，仍多叛動，今雖良民，猶以爲懼，況其黨與乎？若不斬吳，恐長安之變未已。吳一身藏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也。」諸將咸曰：「今來討賊，旣破之，獲其二叔，唯吳一人，何所復至？」侯曰：「吳之悖逆，本自天性，今若獲免，必誑惑愚民，稱王者不死，妄相扇動，爲患必大。諸君不見毒蛇乎？斷其頭，猶能爲害，況除腹心疾而曰必遺其類，其可乎？」諸將曰：「公言是也，但得賊不殺，更有所求，遂去不返，其如罪何？」侯曰：「此罪我與諸君當之。」高涼王那亦從侯計，遂遣吳二叔，與之期。及吳叔不至，諸將

各咎於侯。侯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肯也。後數日，果斬吳，以至。皆如其言。侯之明略獨決，皆此類也。遷內都大官。安定盧永、劉超等聚黨萬餘以叛。世祖以侯威恩被於關中，詔以本官加都督秦雍諸軍事，鎮長安。世祖曰：秦川險絕，奉化日近，吏民未被恩德，故頃年已來，頻有叛動。今超等恃險不順王命，朕若以重兵與卿，則超等必合而爲一，據險拒戰，未易攻也。若以輕兵與卿，則不制矣。今使卿以方略定之。於是侯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欣，以爲無能爲也。既至，申揚威信，示以成敗，誘納超女，外若姻親。超猶自警，初無降意。侯乃率其帳下，往見超，觀其舉措，設掩襲之計。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内，當以酒肉相供。侯乃將二百騎詣超，超設備甚嚴。侯遂縱酒盡醉而還。後謂將士曰：超可取也。乃密選精兵五百人，陳國恩德，激厲將士，言至懇切。士卒奮勇。

各曰：以死從公，必無二也。遂僞獵而詣超。與士卒約曰：今會發機，當以醉爲限。侯於是詐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數千，遂平之。世祖大悅，徵侯還京師，轉外都大官，散騎常侍。如故。高宗踐阼，以子麗有策立之勳，拜侯征西大將軍，進爵東平王。太安四年薨，年六十七。謚曰成，有子十二人。

長子猷，多智，有父風。高宗見猷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少爲內都下大夫，奉上接下，行止取與，每能逆曉人意，與其從事者無不愛之。興安初，賜爵聊城侯，出爲散騎常侍，安南將軍，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爲政清平，抑彊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略。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又簡取諸縣疆門百餘人，以爲假子，誘接殷勤，賜以衣服，令各歸家爲耳目於外。於是發奸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爲

神明無敢劫盜者。在州七年。家至貧約。徵爲散騎常侍。民乞留馘者千餘人。顯祖不許。謂羣臣曰。馘之善政。雖復古人。何以加之。賜絹五百匹。奴婢十口。馘之還也。吏民大斂布帛。以遺之。馘一皆不受。民亦不取。於是造佛寺焉。名長廣公寺。後襲父爵。改封建安王。時劉彧司州刺史常珍奇。以懸瓠內附。而新民猶懷去就。馘銜旨撫慰。諸有陷軍爲奴婢者。馘皆免之。百姓欣悅。民情乃定。車駕視討蠕蠕。詔馘爲選部尚書。錄留臺事。督兵運糧。一委處分。顯祖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龍。西王源賀等。並皆固諫。馘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海屬望。不可橫議。于國之紀。臣請刎頸殿庭。有死無貳。久之。帝意乃解。詔曰。馘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馘爲太保。與太尉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高祖。延興四年。薨。贈以本官。謚曰貞王。馘有六子。琇。凱。知名。

琇字伯琳。馘第五子。母赫連氏。身長七尺九寸。甚有婦德。馘有以爵傳琇之意。琇年九歲。馘謂之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爲嫡長。承襲家業。今已年老。屬汝幼沖。詎堪爲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鬪力。何患童稚。馘奇之。遂立琇爲世子。馘薨。襲爵。琇沉毅少言。雅好讀書。以功臣子孫爲侍御長。給事中。遷黃門侍郎。轉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太子左詹事。領北海王師。光祿大夫。轉祠部尚書。司州大中正。會從兄叡事。免官。景明初。試守河內郡。咸陽王禧謀反。令子曇和與尹仲期。薛繼祖等。先據河內。琇聞禧敗。斬曇和首。時以琇不先送曇和。禧敗始斬首。責其通情。徵詣廷尉。廷尉少卽崔振窮治罪狀。按琇大逆。陸宗大小咸見收捕。會將赦。先薨於獄。琇弟凱。仍上書訴寃。世宗詔復琇爵。

子景祚。襲

凱字智君。謹重好學。年十五爲中書學生。拜侍御中散。轉通直散騎侍郎。遷太子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凱在樞要十餘年。以忠厚見稱。希言屢中。高祖嘉之。後遇患。頻上書乞骸骨。詔不許。敕太醫給湯藥。除正平太守。在郡七年。號爲良吏。初高祖將議革變舊風。大臣並有難色。又每引劉芳。郭祚等。密與規諫。共論時政。而國戚謂遂疎已。怏怏有不平之色。乃令凱私喻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前事。直當問其古式耳。終無親彼而相疎也。國戚舊人意。乃稍解。咸陽王禧謀逆。凱兄琇陷罪。凱亦被收。遇赦乃免。凱痛兄之死。哭無時節。目幾失明。訴寃不已。備盡人事。至正始初。世宗復琇官爵。凱大喜。置酒集諸親。曰。吾所以數年之中。抱病忍死者。顧門戶計耳。逝者不追。今願畢矣。遂以其年卒。贈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惠。長子暉。字道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賈頌見其兄弟。歎曰。

陪家章

僕以年老。更覩雙壁。又嘗兄弟共候黃門郎孫惠蔚。惠蔚謂諸賓曰。不意二陸復在座隅。吾德謝張公。無以延譽。暉起家司徒行參軍。太尉西閣祭酒。兼尚書右民二公郎。坐事免。後除伏波將軍。正光中卒。贈司州治中。孝昌中。重贈冠軍將軍。恒州刺史。暉擬急就。篇爲悟蒙章。及七誘十醉章。表數十篇。暉與恭之。晚不睦。爲時所鄙。子元規。武定中尚書郎。恭之字季順。有操尚。釋褐侍御史。著作佐郎。建義初。除中書侍郎。領著作郎。尋除河北太守。轉征虜將軍。殷州刺史。前廢帝初。拜廷尉卿。加鎮西將軍。所歷並有聲績。後坐事免。孝靜初。還復本任。出除征南將軍。東荊州刺史。天平四年卒。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謚曰懿。恭之所著文章詩賦。凡千餘篇。子曄。開府中兵參軍。

馘弟石跋涇州刺史。

石跋弟歸東宮舍人駕部校尉。

歸弟尼內侍校尉東陽鎮都將。

尼弟麗少以忠謹入侍左右太武特親昵之舉動審慎而無愆失賜爵章安子稍遷南部尚書太武崩南安王余立既而爲中常侍宗愛等所殺百寮憂惶莫知所立麗以高宗世嫡之重民望所係乃首建大義與殿中尚書長孫渴侯尚書源賀羽林郎劉尼奉迎高宗於苑中立之社稷獲安麗之謀矣由是愛心替之任在朝者無出其右興安初封平原王加撫軍將軍麗辭曰陛下以一統之重承基繼業至於奉迎守順臣聞一常豈敢昧冒以干大典頻讓再三詔不聽麗乃啟曰臣父歷奉先朝忠勤著稱今年至西父未登王爵臣幼荷寵榮於分已過愚款之情未申犬馬之效未展願

裁過恩聽遂所請高宗曰朕爲天下主豈不能得二王封卿父子也乃以其父侯爲東平王麗尋遷侍中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復其子孫賜妻如號麗以優寵既頻固辭不受高宗益重之領太子太傅麗好學愛士常以講習爲業其所待者皆篤行之流士多稱之性又至孝遭父憂毀瘠過禮和平六年高宗崩先是麗療疾於代郡溫泉聞諱欲赴左右止之曰官車晏駕王德望素重奸臣若疾民譽慮有不測之禍願少遲回朝廷寧靜然後奔赴猶爲未晚麗曰安有聞君父之喪方慮禍難不即奔波者遂便馳赴乙渾尋擅朝政忌而害之初渾悖傲每爲不法麗數諍之由是見忌顯祖甚追惜麗謚曰簡王陪葬金陵高祖追錄先朝功臣以麗配饗廟庭麗二妻長曰杜氏次張氏長子定國杜氏所生次敏張氏所生定國在襁抱高宗幸其第詔養宮內至於遊止常與顯祖同處年六

歲為中庶子。及顯祖踐阼，拜散騎常侍，特賜封東郡王，加鎮南將軍。定國以承父爵，頻辭不許，又求以父爵讓弟劼，乃聽之。俄遷侍中，儀曹尚書，轉殿中尚書。前後大駕征巡，每擢為行臺錄都曹事。超遷司空。定國恃恩不脩法度，延興五年坐事免官，爵為兵。太和初，復除侍中，鎮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復王爵。八年薨於州，贈以本官，謚曰莊王，賜命服一襲。

子昕之，字慶始，風望端雅。襲爵，例降為公。尚顯祖女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歷通直郎、景明中，以從叔琇罪免官，尋以王婿除通直散騎常侍。未幾，遷司徒司馬，加輔國將軍。出為兗州刺史，尋進號安東將軍。治有名績，仍除青州刺史。在州者寬平之稱。轉安北將軍、相州刺史。永平四年夏卒，贈鎮東將軍、冀州刺史，謚曰惠。初定國娶河東柳氏，生子安保。後納范陽盧度世女，生昕之。二室俱為

舊族，而嫡妾不分。定國亡後，兩子爭襲父爵。僕射李冲有寵於時，與度世子泉婚親相好，冲遂左右申助昕之。由是承爵尚王職位，赫奕安保，沈廢貧賤，不免饑寒。

昕之容貌柔謹，高祖以其王婿，特垂昵眷。世宗時年未四十，頻撫三蕃當世，以此榮之。昕之卒後，母盧悼念過哀，未幾而亡。公主奉姑有孝稱，神龜初與穆氏頓丘長公主並為女侍中，又性不妬忌，以昕之無子為納妾媵，而皆育女。公主有三女無男，以昕之從兄希道第四子彰為後。

子彰字明遠，本名士沈，年十六出後，事公主盡禮。丞相高陽王雍嘗言曰：常山妹雖無男，以子彰為兒，乃過自生矣。正光中襲爵東郡公，尋除散騎侍郎，拜山陽太守。莊帝即位，徵拜給事黃門侍郎。子彰妻即咸陽王禧女，禧誅，養於彭城王第。莊帝親之，略同諸姊。

建義初。朱榮欲修舊事。庶姓封王。由是封子彰。濮陽王。食邑七百戶。尋而詔罷。仍復先爵。除安西將軍。洛州刺史。還拜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廣平王贊開府諮議參軍事。天平中。拜衛將軍。潁州刺史。以母憂去職。元象中。以本將軍除齊州刺史。又加驃騎將軍。行懷州事。轉北豫州刺史。仍除徐州刺史。將軍並如故。一年。歷三州。當世榮之。還朝。除衛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又行瀛州事。尋拜侍中。復行滄州事。進號驃騎大將軍。行冀州事。除特讀兼七兵尚書。行青州事。子彰之爲州。以聚斂爲事。晚節修改。自行青冀滄瀛。甚有時譽。加以虛已納物。人敬愛之。武定八年二月。除中書監。三月。卒。年五十四。賻帛一百匹。追贈都督。青光齊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公如故。謚曰文宣。子彰崇好道術。曾嬰重疾。藥中須桑螵蛸。子彰不忍害物。遂不服焉。其仁恕如此。教訓六子。雅有法度。

子昂。武定中。中書舍人。

昂弟駿。太子洗馬。

駿弟杏。尚書倉部郎。

劼字思弼。其母張氏。字黃龍。本恭宗宮人。以賜麗。生劼。麗之亡也。劼始十餘歲。襲爵撫軍太將軍。平原王。沉雅好學。折節下士。年未二十。時人便以宰輔許之。娶徐州刺史博陵崔鑿女。鑿謂所親云。平原王才度不惡。但恨其姓名殊爲重複。時高祖未改其姓。劼婚自東。徐還。經於鄴。見李彪。甚敬悅之。仍與俱趨京師。以爲館客。資給衣馬。僮僕待之甚厚。爲北征都督。拜北部長。轉尚書。加散騎常侍。太和八年正月。劼與隴西公元琛並持節爲東西二道大使。褒善罰惡。聲稱聞於京師。五月。詔賜劼夏服一具。後以劼爲北征都

督擊蠕蠕大破之。遷侍中都曹尚書。時蠕蠕又犯塞，詔叡率騎五千以討之。蠕蠕遁走，追至石磧，擒其帥赤阿突等數百人而還。加散騎常侍，遷尚書左僕射，領北部尚書。十六年，降五等之爵，以麗勲著前朝，封叡鉅鹿郡開國公，食邑三百戶。尋爲使持節，鎮北大將軍，與陽平王頤並爲都督，領軍將軍斛律桓等北征三道諸軍事，步騎十萬以討蠕蠕。叡以下各賜衣服，有差闕。親幸城北，訓誓羣帥，除尚書令，衛將軍。大破蠕蠕而還，尋以母憂解令。高祖將有南伐之事，以本官起之，改授征南一作北將軍。叡固辭，請終情禮，詔曰：「叡猶執私痛，致違往旨，金革方馳，何宜曲遂也。」加領衛尉，可重。敕有司速令敦喻，後除使持節都督恒肆朔三州諸軍事，本將軍。恒州刺史行尚書令。高祖大考百官，奪叡尚書令，祿一周。十九年，叡表曰：「臣聞先天有弗違之天，後天有順時之規。今蕭鸞盜有名

目，竊據江左，惡盈罪稔，天人棄之，取亂攻昧，誠在茲日。愚以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可以德招，難以力屈。又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而鼎遷草創，庶事甫爾，臺省無論政之館，府寺靡聽治之所，百寮居止，事等行路，沉雨炎陽，自成癘疫，且兵徭並舉，聖王所難。今介冑之士，外攻讎寇，羸弱之夫，內動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驅罷敝之兵，討堅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陛下往冬之舉政，欲耀武江漢，示威衡湘，自春幾夏，理宜釋甲，願囊旌卷旆，爲持久之方。崇成帝居，深重本之固，聖懷無內念之虞，兆庶休斤板之役，脩禮華區，諷風洛浦，然簡英略之將，任猛毅之雄，南取荆湘，據其要府，則梁秦以西，覩機自服，撫附振威，回麾東指，則義陽以左，馳聲可制，然後布仁化，以綏近，播恩施，以懷遠，凡在有情，孰不思奮，還遣慕德之人，效其餘力，乘流而下，勢勝萬倍，葭爾閭甌，敢

不稽顙。豈必茲年。競斯寸尺。惟願顧存。迭敕納降。而颺不紆。鑿與
久臨炎暑。高祖從之。獻表請車駕。還代親臨。太師馮熙之。薨坐削
奪都督三州諸軍事。尋除都督恒朔二州諸軍事。進號征北大將
軍。以有順遷之表。加邑四百戶。時穆泰爲定州刺史。辭以疾病。

請恒州自效。高祖許之。乃以獻爲散騎常侍。定州刺史將
軍如故。獻未發。遂與泰等同謀。構逆。賜死獄中。聽免孥戮。徙其妻

子爲遼西郡民。高祖謂僕射李冲。領軍于烈曰。陸獻元不早

闕四

大臣自與卿等同受非常之詔。朕許以不死之旨。思得上下齊信。
以保大義。朕於卿等常忘短棄瑕。務相含養。豈謂陸獻無心之甚。
一至於斯。乃與穆泰結禍。數圖反噬。以朕遷洛。內懷不可擬舉。諸王
議引子恂。若斯之論。前後非一。始欲推故南安王。次推陽平王。若
不肯從。欲逼樂陵王。訕謗朝廷。書信炳然。事旣垂就。獻以洛都休

明勸令小緩。於是之後。兩人復競然。猶隱而弗聞。賴陽平王忠貞
奮發。獲泰之言。便爾馳表。得使正人糾慝。恒岳無塵。是以獻之愆
失處入門。誅朕諦尋前旨。許不盡法。反逆之志。自負幽冥。違誓在
彼。不關朕也。反心逆意。旣異餘犯。雖欲矜恕。末如之何。然猶憶先
言兼以未頗異議。聽自死別府。免厥孥戮。其門子孫。永世不齒。元
丕二子一弟。首爲賊端。其父無人明證。理在可觀。但以言無炳灼。
隱而弗窮。以連坐應死。特恕爲民。朕本期有終。而彼自棄。卿等之
閒。忽及今日。違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別示。想無致怪也。謀反之
外。皎如白日耳。冲烈表曰。臣等邀逢幸會。生遇昌辰。才非利用。坐
班位列。功無汗馬。猥受山河。叨忝之寵。終古無比。莫大之施。萬殞
靡酬。而獻不識乖犬馬。心同梟獍。潛引童稚。構茲妖逆。違悖天常。
罪踰萬殞。獻結釁在心。陰構不息。閒說戚蕃。擬窺乾象。雖覩休平。

未懷疑惑何嘗片辭披露宿志原心語跡實爲賊首不之二子從惡累年交扇東西規擾并夏測觀此狀無客不知雖聖慈含育恕其生命其若天地何其若神祇何夫效誠盡節爲下之恒分刑茲無捨在上之常法況曲蒙莫大之恩獎以忠貞之義而更違天背道包藏奸逆求情推理罪乃常誅而慈造寬渥更流恩貸續敵三斷之骸還不已絕之魄二三縱宥實虧憲典猶復上延天眷言念疇日不以臣等背負餘黨別垂明詔再申齊信之恩重喻皎日之旨伏讀悲慙惟深愧惕

叡長子希道字洪度有風貌美鬚髯歷覽經史頗有文致初拜中散遷通直郎坐父事徙於遼西於後得還從征自效以軍功拜給事中遷司徒記室司空主簿征南將軍元英攻蕭衍司州以希道爲副及克義陽以功賜爵淮陽男拜諫議大夫以學關今古參議

新令轉廷尉少卿加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以本將軍轉梁州刺史希道頗表辭免又除東夏州刺史不拜轉北中郎將遷前將軍郢州刺史希道善於馭邊甚有威略轉平西將軍涇州刺史正光四年卒官贈撫軍將軍定州刺史希道有六子

士懋字元偉天平中以其曾祖麗有翼戴之勲詔特復鉅鹿郡開國公邑三百戶令士懋襲武定中平東將軍營州刺史

士懋弟士宗字仲彥尚書左外兵郎中

士宗弟士述字幼文符璽郎中士宗士述建義初並於河陰遇害

士述弟士沈出繼從叔昕之

士沈弟士廉字季脩建州平北府長史永安末爲余朱世隆攻陷州城見害

士廉弟士佩字季偉武定中安東將軍司州治中

希道弟希悅尚書外兵郎中驃騎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光祿大夫遇害於河陰贈散騎常侍衛將軍相州刺史希悅弟希謐太尉參軍早卒

希謐弟希靜字季默司徒默曹稍遷邵郡太守

希靜弟希質字幼成起家員外郎領侍御史稍遷散騎侍郎陽城太守孝莊初除龍驤將軍膠州刺史蕭衍遣將率眾數萬從郁洲浮海據島來侵州界希質討破之轉建州刺史將軍如故余朱榮之死也世隆率眾北還晉陽希質固守拒之城陷兄子被害希質妻元氏榮妻之兄孫由是獲免天平初給事黃門侍郎遷魏尹轉太常卿衛大將軍都官尚書武定七年夏卒年五十八贈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青州刺史謚曰文希質名家子位宦又通不能平心於物唯與山偉字文忠之等共為朋黨排毀朝俊有識者薄之

子瑜字子琰開府參軍

次瑾字子瑜性並麤險乃為劫盜瑜瑾俱死

瑾弟瓘字子璧次悉達武定中並儀同開府參軍

麗弟頽早卒子闕字清都性機巧歷位長水校尉賜爵廣牧子遷

龍驤將軍游擊將軍北中郎將轉南中郎將帶魯陽太守進號前將軍卒贈本將軍夏州刺史謚曰順

頽弟陵成中校尉河間太守祕書中散新城子

陵成弟龍成有父兄之風少以功臣子為中散稍遷散騎常侍賜

爵永安子加平遠將軍出為安南將軍青州刺史假樂安公愛民

恤下百姓稱之卒

子昶字細文襲爵正始中為太尉屬加寧遠將軍以本官行滎陽郡事被劾會赦免久之進號廣武將軍遷司空司馬尋拜光祿大

夫昶無他才能唯飲酒爲事出爲西平將軍京兆內史固辭不拜轉平北將軍肆州刺史入爲衛將軍大鴻臚卿仍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中進號驃騎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左右兼給事黃門侍郎仍兼太僕卿復以本將軍爲東徐州刺史尋卒贈本將軍衛尉卿青州刺史

龍成季弟騏驎侍郎中散轉侍御長太和初新平太守銀青光祿大夫以彭城勲除夏州刺史

子高貴孝昌中兗州鎮東府法曹參軍

子操武定末度支尚書

操弟楚

高貴弟順宗員外郎祕書中散

子槩之武定末東莞太守

侯族弟宜雲中鎮將

子傑歷侍中給事顯祖初侍御長以謀誅乙渾拜侍中樂部尚書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賜爵安樂公甚見委任尋拜尚書令後除安東將軍定州刺史轉征東大將軍相州刺史改尚寬惠民吏安定卒謚貞公

子登澄城太守

子匡司空倉曹參軍

登弟子景元元象初衛將軍儀同三司南青州刺史

史臣曰陸侯威略智器有過人者。馘識幹明厲不替家風。麗忠國奉主爲時梁棟。蹈忠履義制於一豎。惜哉獻琇以沈雅顯達而釁逆陷禍。深山大澤實有龍蛇。希道風度有聲。子彰令終之美也。

七月五日午
後日未時

魏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九

源賀

源賀自署河西王禿髮儁檀之子也。儁檀為乞伏熾磐所滅，賀自樂都來奔。賀偉容貌，善風儀。世祖素聞其名，及見器其機辯，賜爵西平侯，加龍驤將軍。謂賀曰：「卿與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為源氏。」從擊叛胡白龍，又討吐京胡，皆先登陷陳，進號平西將軍。世祖征涼州，以賀為鄉導，詔問攻戰之計。賀對曰：「姑臧城外有四部鮮卑，各為之援，然皆是臣祖父舊民，臣願軍前宣國威信，示其禍福，必相率歸降。外援既服，然後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世祖曰：「善。」於是遣賀率精騎，歷諸部招慰，下三萬餘落，獲雜畜十餘萬頭，及圍姑臧，由是無外慮，故得專力攻之。涼州平，遷征西將軍，進號西平。

源賀字鳳

卷四十一

公又從征蠕蠕擊五城吐京胡討蓋吳諸賊皆有功拜散騎常侍從駕臨江爲前鋒大將賀爲人雄果每遇疆寇輒自奮擊世祖戒之曰兵凶戰危不宜輕犯卿可運籌處分勿恃身力也賀本名破羌是役也世祖曰人之立名宜其得實何可濫也賜名賀焉拜殿中尚書南安王余爲宗愛所殺也賀部勒禁兵靜遏外內與南部尚書陸麗決議定策翼戴高宗令麗與劉尼馳詣苑中奉迎高宗賀守禁中爲之內應俄而麗抱高宗單騎而至賀乃開門高宗卽位社稷大安賀有力焉轉征北將軍加給事中以定策之勲進爵西平王高宗卽位班賜百僚謂賀曰朕大資善人卿其任意取之勿謙退也賀辭固使取之賀唯取戎馬一疋而已是時斷獄多濫賀上書曰案律謀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族追還就戮所以絕罪人之類彰大逆之辜其爲劫賊應誅者兄弟子姪在遠道隔關津皆不坐竊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謀非絕類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詔若年十三已下家人首惡計謀所不及愚以爲可原其命沒入縣官高宗納之出爲征南將軍冀州刺史改封隴西王賀上書曰臣聞人之所寶莫寶於生全德之厚者莫厚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難以盡恕權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勅寇遊魂於北狡賊負險於南其在疆場猶須防戍臣愚以爲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全生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虞書曰流宥五刑此其義也臣受恩深重無以仰答將違闕庭豫增係戀敢上瞽言唯加裁察高宗納之已後入死者皆恕死徙邊久之高宗謂羣臣曰源賀勸朕宥諸死刑徙充北番諸戍自爾至今一歲所活殊爲不少生濟之理旣多邊戍之兵有益卿等事朕

致何善意也。苟人人如賀，朕治天下復何憂哉！顧憶誠言利實廣矣。羣臣咸曰：非忠臣不能進此計，非聖明不能納此言。賀之臨州鞠獄以情，徭役簡省，武邑郡姦人石華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有司以聞。高宗謂羣臣曰：賀誠心事國，朕爲卿等保之，無此明矣。乃精加訊檢，華果引誣。於是遣使者詔賀曰：卿以忠誠欵至，著自先朝，以丹青之潔而受蒼蠅之汙，朕登時研檢，已加極法。故遣宣意，其善綏所莅，勿以囂謗之言致損慮也。賀上書謝，書奏。高宗顧謂左右曰：以賀之忠誠尚致其誣，不若是者可無慎乎！時考殿最，賀治爲第一，賜丞馬器物。班宣天下，賀上表請代朝議，以賀得民情不許。在州七年，乃徵拜太尉。蠕蠕寇邊，賀從駕追討，破之。顯祖將傳位於京兆王子推，時賀都督諸軍屯漠南，乃馳傳徵賀。賀既至，乃命公卿議之。賀正色固執不可，卽詔賀持節奉皇帝璽綬，以授

高祖。是歲河西敕勒叛，遣賀率衆討之，降二千餘落，倍道兼行，追賊黨郁朱干等至枹罕，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虜男女萬餘口，雜畜三萬餘頭，復追統萬高平上邽三鎮叛，敕勒至于金城，斬首三千級。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耆舊之說，略採至要爲十二陳圖，以之上之顯祖，覽而嘉焉。賀以年老辭位，詔不許。又詔都督三道諸軍屯于漠南，是時每歲秋冬遣軍三道並出，以備北寇。至春中乃班師，賀以勞役京都，又非禦邊長計，乃上言請募諸州鎮有武健者三萬人，復其徭賦，厚加賑恤，分爲三部，二鎮之間築城，城置萬人，給彊弩十二牀，武衛三百乘，弩一牀，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給牛二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略大將二人以鎮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殖，並戍並耕，則兵未勞而有盈畜矣。又於白道南三處立倉，運近州鎮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備不虞。於宜爲便，不可歲常舉衆。

連動京師。令朝廷恒有北顧之慮也。事寢不報。又上書稱病篤。乞骸骨。至於再三。乃許之。朝有大議。皆就詢訪。又給衣藥珍羞。太和元年二月。療疾於溫湯。高祖文明太后遣使者屢問消息。太醫視疾。患篤。還京師。賀乃遺令。敕諸子曰。吾頃以老患辭事。不悟天慈降恩。爵逮於汝。汝其毋傲吝。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妬。疑思。問言。思審行。思恭。服思度。遏惡揚善。親賢遠佞。目觀必真。耳屬必正。誠勤以事君。清約以行己。吾終之後。所葬時服單櫝。足申孝心。芻靈明器。一無用也。三年秋。薨。年七十三。贈侍中太尉隴西王印綬。謚曰宣。賻雜絲五百匹。賜輜輶車及命服。溫明祕器。陪葬于金陵。

長子延。性謹厚好學。初以功臣子。拜侍御中散。賜爵武城子。西治都將卒。贈涼州刺史。廣武侯。謚曰簡。

子。子。子。

延弟思禮。後賜名懷。謙恭寬雅。有大度。高宗末。爲侍御中散。父賀辭老。詔懷受父爵。拜征南將軍。尋爲持節督諸軍。屯於漠南。還除殿中尚書。出爲長安鎮將。雍州刺史。清儉有惠政。善於撫恤。劫盜息止。流民皆相率來還。歲餘。復拜殿中尚書。加侍中。參都曹事。又督諸軍。征蠕蠕。六道大將。咸受節度。遷尚書令。參議律令。後例降爲公。除司州刺史。從駕南征。加衛大將軍。領中軍事。以母憂去職。賜帛三百匹。穀千石。十九年。除征北大將軍。夏州刺史。轉都督。雍岐東秦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景明二年。徵爲尚書左僕射。加特進。時有詔。以姦吏犯罪。每多逃遁。因肯乃出。竝皆釋然。自今已後。犯罪。不問輕重。而藏竄者。悉遠流。若永避不出。兄弟代徙。懷乃奏曰。謹按條制。逃吏不在赦限。竊惟聖朝之恩。事異前宥。諸流徙在路。尚蒙旋反。況有未發。而仍遣邊戍。按守宰犯罪逃走者。

衆祿潤旣優。尚有茲失。及蒙恩宥。卒然得還。今獨若此等。恐非均一之法。如臣管執。謂宜免之。書奏。門下以成式旣班。駁奏不許。懷重奏曰。臣以爲法貴經通。治尚簡要。刑憲之設。所以網羅罪人。苟理之所備。不在繁典。行之可通。豈容峻制。此乃古今之達政。救世之惇規。伏尋條制。勲品已下。罪發逃亡。遇恩不宥。仍流妻子。雖欲抑絕奸徒。匪爲通式。謹按事條。侵官敗法。專據流外。豈九品已上人。皆貞白也。其諸州守宰。職任清流。至有貪濁。事發逃竄。而遇恩免罪。勲品已下。獨乖斯例。如此。則寬縱上流。法切下吏。育物有差。惠罰不等。又謀逆滔天。輕恩尚免。吏犯微罪。獨不蒙赦。使大宥之經不通。開生之路致壅。進違古典。退乖今律。輒率愚見。以爲宜停書奏。世宗納之。其年。除車騎大將軍。涼州大中正。懷奏曰。南賊遊魂。江揚職爲亂逆。肆厥淫昏。月滋日甚。貴臣重將。靡有子遺。崇信姦

回。昵比閹豎。內外離心。骨肉猜叛。蕭寶融僭號於荆郢。其雍州刺史蕭衍。勒兵而東。襲上流之衆。已逼其郊。廣陵京口。各持兵而懷。兩望。鍾離淮陰。並鼎峙而觀得失。秣陵孤危。制不出門。君子小人。並罹災禍。延首北望。朝不及夕。斯實天啟之期。吞并之會。乘厥蕭牆之釁。藉其分崩之隙。東據歷陽。兼指瓜步。緣江鎮戍。達於荆郢。然後奮雷電之威。布山河之信。則江西之地。不亦自來。吳會之鄉。指期可舉。昔士治有言。皓若暴死。更立賢主。文武之官。各得其任。則勅敵也。若蕭衍克就。上下同心。非直後圖之難。實亦揚境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鄴。七百而已。山川水陸。彼所諳利。脫江湘無波。君臣效職。藉水憑舟。倏忽而至。壽春容不自保。江南將若之何。今寶卷邑居。有土崩之形。邊城無繼援之兆。清蕩江區。寔在今日。臣受恩旣重。不敢不言。詔曰。不君不臣。江南常弊。有粟不食。其在斯

矣。上天將欲亡之。諸蕃又願取之。人事天道。孰云匪會。但以養害仁者不爲。且十月五日。衍軍已達大航。其大傷小亡之勢。久應有決。假令天罰寶卷。衍兵獲進。則衍之主佐。又是亂亡遺孽。皇靈其能久祐之乎。今之所矜者。正以南黔企德。邊書繼至。殄悴之氓。理須救接。若爾者。揚州兵力。配積不少。但可速遣任城。委以處分。別加慰勉。令妙盡邊筭也。以衍事克。遂停懷。又表曰。昔世祖昇遐。南安在位。出拜東廟。爲賊臣宗愛所弑。時高宗避難龍潛苑中。宗愛異圖。神位未定。臣亡父先臣賀。與長孫渴侯。陸麗等。表迎高宗。纂徽寶命。麗以扶負聖躬。親所見識。蒙授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平原王。興安二年。追論定策之勲。進先臣爵西平王。皇興季年。顯祖將傳大位於京兆王先臣。時都督諸將屯於武川。被徵詣京。特見顧問。先臣固執不可。顯祖久乃許之。遂命先臣持節。授皇帝璽綬於高祖。至太和十六年。麗息敵狀私書。稱其亡父與先臣。援立高宗朝。廷追錄封敵鉅鹿郡開國公。臣時丁艱。草土不容。及例。至二十年。除臣雍州刺史。臨發奉辭。面奏先帝。申先臣舊勲。時敕旨。但赴所臨。尋當別判。至二十一年。車駕幸雍。臣復陳聞。時蒙敕旨。征還當授。自宮車晏駕。遂爾不白。竊惟先臣。遠則援立高宗。寶曆不墜。近則陳力顯祖。神器有歸。如斯之勲。超世之事。麗以文功。而獲河山之賞。臣有家勲。不霑茅社之賜。得否相懸。請垂裁處。詔曰。宿老元丕。云如所訴。訪之史官。頗亦言此。可依比。授馮翊郡開國公。邑百戶。又詔爲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恒燕朔三州。賑給貧乏。兼採風俗。考論殿最。事之得失。皆先決。後聞自京師遷洛。邊朔遙遠。加連年早儉。百姓困弊。懷銜命。巡撫存恤。有方便。宜運轉。有無通濟。時后父于勁。勢傾朝野。勁兄于祚。與懷宿昔通婚。時

爲沃野鎮將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卽劾祚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少舊亦貪穢狼藉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淚而已無以對之懷旣而表劾尼須其奉公不撓皆此類也懷又表曰景明以來北蕃連年災旱高原陸野不任營殖唯有水田少可苗畝然主將參僚專擅腴美瘠土荒疇給百姓因此困弊日月滋甚諸鎮水田請依地令分給細民先貧後富若分付不平令一人怨訟者鎮將已下連署之官各奪一時之祿四人已上奪祿一周北鎮邊蕃事異諸夏往日置官全不差別沃野一鎮自將已下八百餘人黎庶怨嗟僉曰煩猥邊隅事渺實少畿服請主帥吏佐五分減二詔曰省表具恤民之懷已敕有司一依所

上下爲永準如斯之比不便於民損化害政者其備列以聞時細民爲豪彊陵壓積年枉滯一朝見申者日有百數所上事宜便於北邊者凡四十餘條皆見嘉納正始元年九月有告蠕蠕率十二萬騎六道並進欲直趨沃野懷朔南寇恒代詔懷以本官加使持節侍中出據北蕃指授規略隨須徵發諸所處分皆以便宜從事又詔懷子直寢微隨懷北行詔賜馬一匹細鎧一具御稍一枚懷拜受訖乃於其庭跨鞍執稍躍馬大呼顧謂賓客曰氣力雖衰尚得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廟勝之規總驍捍之衆足以擒其首帥獻俘闕下耳時年六十一懷至雲中蠕蠕亡遁懷旋至恒代案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皆量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表五十八條表曰蠕蠕不羈自古而爾遊魂鳥集水草爲家中國患者皆

斯類耳。歷代驅逐，莫之能制。雖北拓榆中，遠臨瀚海，而智臣勇將，力筭俱竭。胡人頗遁，中國以疲。于時賢哲思造化之至理，推生民之習業，量夫中夏粒食邑居之民，蠶衣儒步之士，荒表茹毛飲血之類，烏宿禽居之徒，親校短長，因宜防制。知城郭之固，暫勞永逸。自皇魏統極，都於平城，威震天下，德籠宇宙。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蕃，北固高車，外叛尋遭，早儉戎馬，甲兵十分，闕八去歲。復鎮陰山，庶事蕩盡，遣尚書郎中韓貞、宋世量等，檢行要險，防遏形便，謂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觀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剪討。如此，則威形增廣，兵勢亦盛。且北方沙漠，夏乏水草，時有小泉，不濟大眾，脫有非意，要待秋冬，因雲而動。若至冬日，冰沙凝厲，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世宗從之。今北鎮諸戍，東西九成，是也。遷驃騎大將軍時武興氏王楊紹先叔集起反叛，詔懷使持節侍中都督平氏諸軍事，以討之。須有興廢，任從權計。其邢巒、李煥，並稟節度。三年六月卒。年六十三。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七百匹，蠟三百斤，贈司徒、冀州刺史，兼吏部尚書。盧昶奏：太常寺議謚曰懷，體尚寬柔，器操平正，依謚法柔直考終曰靖，宜謚靖公。司徒府議懷作牧陝西，民餘惠化，入總端貳朝，列歸仁，依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宜謚穆公。二謚不同，詔曰：府寺所執，並不克允。愛民好與，曰惠，可謚惠公。懷性寬容簡約，不好煩碎，恒語人曰：爲貴人理世務，當舉綱維，何必須太子細也。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又性不飲酒，而喜以飲人，好接賓友，雅善音律。雖在白首，至宴居之暇，常自操絲竹，懷有七子。

長子規字靈度中書學生羽林監襲爵年三十三卒。
子肅襲卒。

子紹襲景明初詔復王爵尋除隴西郡開國公卒於光祿大夫贈
度支尚書冀州刺史謚曰文。

子文遠襲齊受禪例降。

規弟榮字靈並年三十二卒於司徒掾贈光州刺史

榮弟徽字靈祚年二十八卒於直閣將軍特贈洛州刺史謚曰質。

徽弟玄諒出後懷弟負卒贈代郡太守。

玄諒弟子雍字靈和少好文雅篤志於學推誠待士士多歸之自

祕書郎除太子舍人涼州中正肅宗踐阼以宮臣例轉奉車都尉

遷司徒屬轉太中大夫司徒司馬除恒農太守遷夏州刺史時沃

野鎮人被落汗拔陵首爲反亂所在蜂起統萬逆胡與相應接子

雍嬰城自守城中糧盡煮馬皮而食之子雍善綏撫得士心人人
戮力無有離貳以饑饉轉切欲自出求糧留子延伯據守寮屬僉
云。今天下分析寇賊萬重四方音信莫不斷絕俄頃之間變在不
意何宜父子如此分張未若棄城俱去更展規略子雍泣而謂衆
曰吾世荷國恩早受藩寄此是吾死地更欲何求然守禦以來歲
月不淺所患乏糧不得制勝吾今向東州得數月之食還與諸人
保全必矣遂自率羸弱向東夏運糧延伯與將士送出城外哭而
拜辭三軍莫不嗚咽子雍行數日爲朔方胡帥曹阿各拔所邀力
屈見執子雍乃密遣人齎書間行與城中文武云大軍在近努力
圍守必令諸人福流苗裔又敕延伯令共固守子雍雖被囚執雅
爲胡人所敬常以民禮事之子雍爲陳安危禍福之理勸阿各拔
令降阿各拔將從之未果而死拔弟桑生代總部衆竟隨子雍降。

時北海王顥爲大行臺子雍具陳賊可滅之狀顥給子雍兵馬令其先行時東夏合境反叛所在屯結子雍轉鬪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仍平東夏徵稅租粟運於統萬於是二夏漸寧及蕭寶夤等爲賊所敗賊帥宿勤明達遣息阿非率衆邀路華州白水被圍逼關右騷擾咫尺不通時子雍新平黑城遂率士馬并夏州募義之民攜家席卷鼓行南出賊帥康維摩擁率羌胡守鋸谷斷甌棠橋子雍與交戰大破之生禽維摩又攻賊帥契官斤於楊氏堡破之子雍出自西夏漸至於東轉戰千里至是朝廷始得其委問除散騎常侍使持節假撫軍將軍都督兼行臺尚書復破賊帥紇單步胡提於曲沃堡肅宗璽書勞勉之子雍在白水郡復破阿非軍多所斬獲詔遣侍中尚書令城陽王徽於潼關宣旨慰勞除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給事黃門侍郎封樂平縣開國公邑一千戶

還洛以葛榮久逼信都詔假子雍征北將軍爲北討都督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顥據鄴反敕子雍與都督李神軌先討之子雍行達湯陰鑿遣弟斌之夜襲子雍軍不克奔敗而返子雍乘機繼進徑圍鄴城與裴衍神軌等攻鑿平之改封陽平縣開國公增邑千五百戶進號鎮東將軍遂與裴衍發鄴以討葛榮而信都城陷除子雍冀州刺史餘官如故子雍以冀州不守上書曰賊中甚饑專仰野掠今朝廷足食兵卒飽暖高壁深壘勿與爭鋒彼求戰則不得野掠無所獲不盈數旬可坐制凶醜時裴衍復表求行詔子雍與衍速進子雍重表固請如謂不可乞令裴衍獨行若不賜解求停裴衍苟逼固行取敗旦夕詔不聽遂與衍俱進至陽平郡東北漳曲榮率賊十萬來逼官軍子雍戰敗被害年四十朝野痛惜之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公如故永安中重贈司空謚曰莊穆

長子延伯出後從伯

次子士則早亡

士則弟士正士規並坐事死

次楷字士質小字邠延襲武定中齊文襄王府參軍齊受禪例降

延伯初爲司空參軍事時南秦民吳富反叛詔以河間王琛爲都督延伯叔父子恭爲軍司延伯爲統軍隨子恭西討戰必先鋒子恭見其年幼常訶制之而不能禁子雍在夏州表乞兵援詔延伯率羽林一千人赴之城關野戰勇冠三軍子雍之向東夏留延伯城守付以後事延伯與兵士共分湯菜防固城隍及子雍爲胡所執合城憂懼延伯乃人人曉喻曰吾父吉凶不測方寸焦爛實難裁割但奉命守城所爲處重若以私害公誠孝並闕諸君幸得此心無虧所寄於是衆感其義莫不勵憤朝廷聞而嘉之除龍驤將軍

行夏州事封五城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卒能固守及後刺史至延伯率領義衆還赴子雍共平黑城在甌棠橋戰先鋒陷陳身禽維摩及至白水首摧阿非隨子雍至都進爵浮陽伯增封百戶爲諫議大夫假冠軍將軍別將隨子雍北討與葛榮戰歿時年二十四贈持節平北將軍涼州刺史開國如故

子孝孫襲齊受禪爵例降

子雍弟子恭字靈順聰惠好學初辟司空參軍事司徒祭酒尚書北主客郎中攝南主客事蕭衍亡人許周自稱爲衍給事黃門侍郎朝士翕然咸共信待子恭奏曰徐州表投化人許團并其弟周等究其牒狀周列云已蕭衍黃門侍郎又稱心存山水不好榮宦屢曾辭讓貽彼赫怒遂被出爲齊康郡因爾歸國願畢志嵩首比加採訪略無證明尋其表狀又復莫落案牒推理實有所疑何者

昔夷齊獨往周王不屈其志伯況辭祿漢帝因成其美斯實古先
詰王必有不臣之人者也蕭衍雖復崎嶇江左竊號一隅至於處
物未甚悖禮豈有士辭榮祿而苟不聽之哉惟察情理此則孟浪
假蕭衍皆狂不存雅道逼士出郡未為死急何宜輕去生養之士
長辭父母之邦乎若言不好榮宦志願嵩嶺者初屈之日即應杖
策尋山負帙泝水而乃廣尋知己遍造執事希榮之心已見逃宦
之志安在昔梁鴻去鄉終備吳會逢萌浮海遠客遼東並全志
養性逍遙而已考之事實何其懸哉又其履歷清華名位高達計
其家累應在不輕今者歸化何其孤迥設使當時怒遽不得攜將
及其來後家貲產業應見簿斂尊卑口累亦當從法而周兄弟怡
然嘗無憂感若無種族理或可通如有不坐便應是衍故遣非周
投化推究二三真偽難辨請下徐揚二州密訪必令確實不盈數

旬玉石可觀於是詔推訪周果以罪歸闕假稱職位如子恭所疑
河州羌却鐵忽反殺害長吏詔子恭持節為行臺率諸將討之子
恭嚴勒州郡及諸軍不得犯民一物輕與賊戰然後示以威恩兩
旬間悉皆降款朝廷嘉之正光元年為行臺左丞巡行北邊轉
為起部郎明堂辟雍並未建就子恭上書曰臣聞辟臺望氣軌物
之德既高方堂布政範世之道斯遠是以書契之重理冠於造化
推尊之美事絕於生民至如郊天饗帝蓋以對越上靈宗祀配天
是用酬膺下土大孝莫之能加嚴父以茲為大乃皇王之休業有
國之盛典竊惟皇魏居震統極總宙馭宇革制土中垂式無外自
北徂南同卜維於洛食定鼎遷民均氣候於寒暑高祖所以始基
世宗於是恢構按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乃訪遺文脩廢典建明堂
立學校興一代之茂矩標千載之英規永平之中始創雉構基趾

草昧迄無成功。故尚書令任城王臣澄按故司空臣沖所造明堂樣并連表詔答兩京模式奏求營起緣期發旨卽加葺繕侍中領軍臣義物動作官宣贊授令自茲厥後方配兵人或給一千或與數百進退節縮曾無定準欲望速了理在難克若使專役此功長得營造委成責辦各有就期但所給之夫本自寡少諸處競借動卽千計雖有繕作之名終無就功之實夷墟荒茫淹積年載結架崇構指就無兆仍令肆胄之禮掩仰而不進養老之儀寂寥而不返構厦止於尺土爲山頓於一匱良可惜歎愚謂召民經始必有子來之歌興造勿亟將致不日之美況本兵不多兼之牽役廢此與彼循環無極便是輟創禮之重資不急之費廢經國之功供寺館之役求之遠圖不亦闕矣今諸寺大作稍以粗舉並可徹減專事經綜嚴勸工匠務令克成使祖宗有薦配之期蒼生覩禮樂之

富書奏從之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又領治書侍御史秦益氏反詔子恭持節爲都督河間王琛軍司以討之事平仍行南秦州事及六鎮反以子恭兼給事黃門郎持節慰勞還拜河內太守加後將軍平絳蜀反丹谷清廉二路險澁不通以子恭爲當□郡別將俄而建興蜀復反相與連勢進子恭爲持節散騎常侍假平北將軍征建興都督仍兼尚書行臺與正平都督長孫稚合勢進討大破之正平賊帥范明遠與賊帥劉牙奴並面縛請降事平除平南將軍豫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無軍將軍武泰初郢州刺史元顯達以城降蕭衍詔徵都督尉慶賓還京師回衆隸子恭以討之衍將夏侯夔率衆數萬來寇遠近不安夔乘勢分兵遂逼新蔡自攻毛城子恭隨方應援賊並破走蕭衍豫州刺史夏侯亶復遣四將率衆三萬入圍南頓北攻陳項子恭遣軍禦之賊復奔退加鎮南

將軍又兼尚書行臺。子恭勒衆渡淮，徙民於淮北，立郡縣，置戍而還。蕭衍直閣將軍軍主胡智達等八將，與其監軍閻次洪入寇，屯於州城東北四十餘里。子恭擊破之，斬智達，生擒次洪。元顥之入洛也，加子恭車騎將軍。子恭不敢拒之，而頻遣間使參莊帝動靜。未幾，顥敗，車駕還洛。進征南將軍，兼右僕射。假車騎將軍，後加散騎常侍、板橋蠻文石活石忌麤，受蕭衍印節，扇誘黨類，據險寇竊。子恭躬率將士，徑襲其柵，數日之中，殲殪略盡。諸蠻款服，咸求輸稅。徵拜右光祿大夫，給事黃門侍郎。仍本將軍，錄其前後征討功。封臨穎縣開國侯，食邑六百戶。加散騎常侍。俄遷侍中。尒朱榮之死也，世隆度律據斷河橋，詔子恭爲都督以討之。出頓於大夏門北，尋而太府卿李苗夜燒河橋，世隆退走。仍以子恭兼尚書僕射，爲大行臺大都督，尋遷衛將軍，假車騎將軍，率諸將於太行築壘以防之。旣而尒朱兆率衆南出，子恭所部都督史仵龍、羊文義開柵降兆。子恭退走，爲兆所破。衆旣退散，兆因入洛。子恭竄於緱氏，仍被執送，俄而見釋。前廢帝初，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侍中。如故。尋授散騎侍郎、都督三州諸軍事。本將軍，假車騎大將軍行臺僕射、荊州刺史，以與定策之勳。封臨汝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時叛蠻雷亂清，受蕭衍兗州刺史章綬，入爲寇掠。諸蠻從之，置立郡縣。子恭討平之。永熙中，入爲吏部尚書，加驃騎大將軍。以子恭前在豫州戰功，追賞襄城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又論子恭餘效，封新城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子恭尋表請轉授第五子文盛，許之。天平初，除中書監。三年，拜魏尹。又爲齊獻武王軍司。元象元年，與和二年，贈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兗州刺史。謚曰文獻。

元象元年
下梁有脫
文也

子彪字文宗。子恭存。日轉授臨潁縣開國侯。武定末。太子洗馬。

彪弟文瑤。武定中。襲襄城縣開國男。齊受禪。爵並降。

子恭弟纂。字靈秀。員外散騎侍郎。累遷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涼州大中正。轉太府少卿。建義初。遇害。河陰年三十七。贈散騎常侍。征北將軍。定州刺史。

懷弟兵。字思周。少而謹密。初為中書學生。隨父討敕勒。有斬獲之功。遷中散。前後使檢察州鎮十餘所。皆有功績。除長樂太守。以母老解官。歸養。卒。無子。

史臣曰。源賀堂堂。非徒武節而已。其翼戴高宗。庭抑禪讓。殆社稷之臣也。懷幹略兼舉。出內有聲。繼迹賢考。不墜先業。子雍效立夏方。身亡冀野。惜乎。

魏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九 終

西州生鳳閣
氏雷宿南

七月七日
後暑熱
有南風可
快也

魏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

薛辯

寇讚

酈範

韓秀

堯暄

薛辯字允白。其先自蜀徙於河東之汾陰。因家焉。祖陶。與薛祖薛落等分統部眾。故世號三薛。父彊。復代領部落。而祖落子孫微劣。彊遂總攝三營。善綏撫。為民所歸。歷石虎。苻堅。常憑河自固。仕姚興。為鎮東將軍。入為尚書。彊卒。辯復襲統其營。為興尚書郎。建威將軍。河北太守。辯稍僞傲。頗失民心。劉裕平姚泓。辯舉營降。裕司

馬德宗拜爲寧朔將軍平陽太守及裕失長安辯來歸國仍立功於河際太宗授平西將軍雍州刺史賜爵汾陰侯泰常七年卒於位年四十四

子謹字法順容貌魁偉頗覽史傳劉裕擒泓辟相府行參軍隨裕渡江尋轉記室參軍辯將歸國密使報謹遂自彭城來奔朝廷嘉之授河東太守後襲爵平西將軍汾陰侯謹所治與屈丐連接結士抗敵甚有威惠始光中世宗詔奚斤討赫連昌敕謹領偏師前鋒鄉導旣尅蒲坂世祖以新舊之民并爲一郡謹仍爲太守遷秦州刺史將軍如故山胡白龍憑險作逆世祖詔鎮南將軍奚眷與謹自太平北入討平之除安西將軍涪陵公刺史如故太延初征吐沒骨平之謹自郡遷州威惠兼備風化大行時兵荒之後儒雅道息謹命立庠教以詩書三農之暇悉令受業躬巡邑里親加考

河汾之儒

試於是河汾之地儒道興焉真君元年徵還京師除內都坐大官五年爲都將從駕北討以後期與中山王辰等斬於都南時年四十四尋贈鎮西將軍秦雍二州刺史謚曰元公

長子初古拔一曰車輅拔本名洪祚世祖賜名沉毅有器識年始弱冠司徒崔浩見而奇之真君中蓋吳擾動關右薛永宗屯據河側世祖親討之乃詔拔糾合宗鄉壁於河際宋刻無斷字二寇往來之路事平除中散賜爵永康侯世祖南討以拔爲都將從駕臨江而還又共陸真討反氏仇儻檀彊免生平之皇興三年除散騎常侍尚西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其年拔族叔劉彧徐州刺史安都據城歸順敕拔詣彭城勞迎除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延興二年除鎮西大將軍開府進爵平陽公三年拔與南兗州刺史游明根南陽北齊本太守許舍等以治民著稱徵詣京師顯祖親自勞勉復令

還州太和六年改爵爲河東公八年三月詔拔入朝暴病卒年五十八贈左光祿大夫謚曰康

長子胤字寧宗少有父風弱冠拜中散襲爵鎮西大將軍河東公除懸瓠鎮將蕭蹟遣將寇邊詔胤爲都將與穆亮等拒於淮上尋授持節義陽道都將十四年文明太后公除高祖詔諸刺史鎮將曾經近侍者皆聽赴闕胤隨例入朝屬開華五等降公爲侯十七年高祖南討詔趙郡王幹司空穆亮爲西道都將時幹年少未涉軍旅高祖乃除胤假節假平南將軍爲幹副軍行達哀父以蕭蹟死班師又爲都將共討秦州反賊支酉疑生擒斬之除立忠將軍河北太守郡帶山河路多盜賊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家恃彊憑險最爲狡害劫掠道路侵暴鄉閭胤至郡之日卽收其奸魁二十餘人一時戮之於是羣盜懾氣郡中清肅二十三年秋遇疾卒於

郡時年四十四謚曰敬

子裔字豫孫襲爵性豪爽盛營園宅賓客聲伎以恣嬉遊歷尚書左外兵郎左將軍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出爲洛州刺史卒贈平西將軍歧州刺史

子孝紳襲爵稍遷前將軍太中大夫孝紳立行險薄坐事爲河南尹元世儁所劾死後贈征西將軍華州刺史

胤弟■字崇業廣平王懷□今汝陰太守

子修仁司空行參軍

修仁弟玄景陳留太守

拔弟洪隆字菩提解褐陽平王國常侍稍遷河東太守

長子麟駒好讀書舉秀才除中書博士太和九年蕭蹟使至乃詔麟駒兼主客郎以接之十年秋遇疾卒時年三十五贈寧朔將軍

河東太守謚曰宣。

長子慶之字慶集。頗以學業聞。解褐奉朝請。領侍御史。遷廷尉丞。廷尉寺隣接北城。曾夏日於寺傍。執得一狐。慶之與廷尉正博陵崔纂。或以城狐狡害。宜速殺之。或以長育之月。宜待秋分。二卿裴延儁。袁翻。互有同異。雖曰戲謔。詞義可觀。事傳於世。轉尚書郎。兼尚書左丞。為并肆行臺。賜爵龍丘子。行并州事。遷征虜將軍。滄州刺史。為葛榮攻圍城陷。尋患卒。後贈在將軍。華州刺史。慶之弟英集。性通率。隨舅李崇。在揚州積年。以軍功。歷司徒。鎧曹參軍。稍遷治書侍御史。通直散騎常侍。卒。

麟駒弟鳳子。自徙都洛邑。鳳子兄弟。移屬華州河西郡焉。太和二年。為太子詹事丞。本州中正。世宗登阼。轉太尉府鎧曹參軍。稍遷治書侍御史。正始初。為持節征義陽軍司。還京。其年秋卒。時年四

十九。贈陵江將軍。光城太守。

鳳子弟驥奴。州主簿。

洪隆弟破胡。州治中。別駕。稍遷河東太守。征仇池都將。有六子。

長子聰。字延智。有世譽。累遷治書侍御史。直閣將軍。為高祖所知。

世宗踐阼。除輔國將軍。齊州刺史。卒於州。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

長子景茂。司州記室。從事。猗氏令。早卒。

景茂弟孝通。頗有文學。永安中。中尉高道穆。引為御史。歷中書舍人。中書侍郎。常山太守。遇惡疾而卒。

聰弟道智。尚書郎。卒。

子長瑜。天平中。為征東將軍。洛州刺史。擊賊潼關。沒於陳。贈都督。冀定太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冀州刺史。

道智弟仙智。郡功曹。

仙智弟曇賢卒於國子博士。

小子景淵尚書左民郎。

景賢弟和字道穆解褐大將軍劉昶府行參軍轉司空長流參軍除太尉府主簿遷諫議大夫永平四年正月山賊劉龍駒擾亂夏州詔和發汾華東秦夏四州之眾討龍駒平之和因表立東夏州世宗從之又行正平潁川二郡事除通直散騎常侍蕭衍遣將張冠晉壽詔和兼尚書左丞為西道行臺節度都督傅豎眼諸軍大破齊軍正光初除左將軍南青州刺史卒於州年五十五贈安北將軍瀛州刺史。

長子元信武定末中軍將軍儀同開府長史。

和弟季令奉朝請。

破胡弟破氏為本州別駕早卒四子。

長子敬賢為鉅鹿太守。

破氏弟積善為中書博士臨淮王提友。

子隆宗太原太守。

寇讚字奉國上谷人因難徙馮翊萬年父修之字延期苻堅東萊太守讚弟謙之有道術世祖敬重之故追贈修之安西將軍秦州刺史馮翊公賜命服謚曰哀公詔秦雍二州為立碑於墓又贈修之母為馮翊夫人及宗從追贈太守縣令侯子男者十六人其臨民者七郡五縣讚少以清素知名身長八尺姿容巖嶷非禮不動苻堅破射韋華州里高達雖年時有異恒以風味相待華為馮翊太守召為功曹後除襄邑令姚泓滅秦雍人千有餘家推讚為主歸順拜綏遠將軍魏郡太守其後秦雍之民來奔河南滎陽河內者戶至萬數拜讚安遠將軍南雍州刺史軹縣侯治于洛陽立雍

州之郡縣以撫之。於是流民纒負自遠而至，叁倍於前。賜讚爵河南公，加安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仍刺史，分洛豫二州之僑郡以蓋之。雖位高爵重，而接待不倦。初讚之未貴也，嘗從相者唐文相文曰：君額上黑子，入幘位當至方伯，封公及貴也。文以民禮拜讚，仍曰：明公憶民疇昔之言乎？爾日但知公當貴，然不能自知得爲州民也。讚曰：往時卿言杜瓊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瓊被選爲蓋屋令，卿猶言相中不見，而瓊果以暴疾未拜而終。昔魏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已必至公，吾常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息，此望也。乃賜文衣服良馬，讚在州十七年，甚獲公私之譽。年老表求致仕，真君九年卒，年八十六，遺令薄葬，斂以時服。世祖悼惜之，謚曰宣穆。長子元寶襲爵，爲豫州別駕。興安元年卒，贈安南將軍、豫州刺史。子祖襲爵，高祖時爲安南將軍、東徐州刺史，卒。

子靈孫襲赭陽太守。

元寶弟虎皮，有才器，本縣令。

虎皮弟臻，字仙勝，年十二遭父憂，居喪以孝稱，輕財好士，顯祖末爲中川太守。時馮熙爲洛州刺史，政號貪虐，仙勝微能附之，甚得其意，轉弘農太守。後以母老，屢求解任，久乃從之。高祖初，母憂未闋，以恒農大盜張煩等賊害良善，徵爲都將，與荊州刺史公孫初頭追捕之。拜振武將軍、北陽鎮將，有威惠之稱。遷建威將軍、郢州刺史。及高祖南遷，郢州地爲王畿，除弘農太守，坐受納爲御史所彈，遂廢卒於家。

長子祖訓，順陽太守。

祖訓弟治，字祖禮，自洛陽令稍遷鎮遠將軍、東荊州刺史。代下之後，蠻民以刺史躡道元峻刻，請治爲刺史。朝議以邊民宜悅，乃以

治代道元進號征虜將軍坐遣戍兵送道元免官治兄弟並孝友敦穆白首同居父亡雖久而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幃帳几杖以時節開堂列拜垂淚陳薦若宗廟然吉凶之事必先啟告遠出行反亦如之治世宗末遷前將軍河州刺史在任數年遇却鐵忽反又爲城民詣都列其貪狀十六條會赦免久之兼廷尉卿又兼尚書畏避勢家承顏候色不能有所執據尋遷金紫光祿大夫是時蠻反於三鷗治爲都督追討戰沒贈持節都督雍華歧三州諸軍事衛大將軍七兵尚書雍州刺史昌平男

治弟彌兼尚書郎爲城陽王徽所親待永安末徽避尔朱兆脫身南走歸命於彌彌不納遣人加害時論深責之後沒關西

治長子朔之字長明自直後奉朝請再遷鎮遠將軍諫議大夫仍直後建義中出除冠軍將軍東荊州刺史兼尚書爲荊郢行臺代

遷除征虜將軍普泰中襲爵又爲東荊州刺史永熙中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武定四年卒年五十八

酈範字世則小名記祖范陽涿鹿人祖紹慕容寶濮陽太守太祖定中山以郡迎降授兗州監軍父嵩天水太守範世祖時給事東宮高祖踐阼追錄先朝舊勳賜爵永寧男加寧遠將軍以治禮郎奉遷世祖恭宗神主於太廟進爵爲子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南征範爲左司馬師次無鹽劉彧戍主申纂憑城拒守識者僉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淹留久稽機候且纂必以我軍來速不去攻守謂方城可憑弱卒可恃此天亡之時也今若外潛威形內整戎旅密厲將士出其非意可一攻而尅之白曜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若舒遲民心固矣司馬之策是也遂潛軍偽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於是卽夜部分旦便騰

城崇朝而尅。白曜將盡以其人爲軍實。範曰：齊四履之地，世號東秦，不遠爲經略，恐未可定也。今皇威始被，民未霑澤，連城有懷貳之將，此邑有拒守之夫，宜先信義，示之軌物，然後民心可懷。二州可定。白曜曰：此良策也。乃免之。進次肥城。白曜將攻之。範曰：肥城雖小，攻則淹日，得之無益，軍聲失之有損威勢。且見無鹽之卒，死者塗炭，成敗之機，足爲鑒矣。若飛書告喻，可不攻自伏。縱其不降，亦當逃散。白曜乃以書曉之。肥城果潰。白曜目範於衆曰：此行也得卿三齊不足定矣。軍達升城。劉彧、太原太守房崇吉棄母妻東走。彧青州刺史沈文秀遣其寧朔將軍張元孫奉牋歸款，請軍接援。白曜將遣偏師赴之。範曰：桑梓之戀，有懷同德。文秀家在江南，青土無墳，栢之繫，擁衆數萬，勁甲堅城，彊則拒戰，勢屈則走。師未逼之，朝夕無患，竟何所畏。已求援軍，且觀其使詞，煩而顏愧，視下而志怯，幣厚言甘，誘我也。若不遠圖，懼虧軍勢，旣進無所取，退逼疆敵，抵羊觸藩，于角之謂。未若先守歷城，平盤陽，下梁鄒，尅樂陵，然後方軌連鉞，揚旌直進，何患不壺漿路左，以迎明公者哉。白曜曰：卿前後納策，皆不失衷。今日之筭，吾所不取。何者？道固孤城，豈能自守。盤陽諸戍，勢不野戰。文秀必尅殄，意在先誠。天與不取，後悔何及。範曰：短見猶謂不虛。歷城足食足兵，非一朝可拔。文秀旣據東陽，爲諸城根本，多遣軍則歷城之固不立，少遣衆則無以懼敵心。脫文秀還叛，閉門拒守，偏師在前，爲其所挫。梁鄒諸城追擊其後，文秀身率大軍，必相乘迫，腹背受敵，進退無途。雖有韓白，恐無全理。願更思審，勿入賊計中。白曜乃止。遂表範爲青州刺史，以撫新民。後進爵爲侯，加冠軍將軍，遷尚書右丞。後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假范陽公。範前解州還京也。夜夢陰毛拂蹠，他日說之時。

齊人有占夢者曰史武進云豪盛於齊下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祿營丘矣範笑而答曰吾將爲卿必驗此夢果如其言是時鎮將元伊利表範與外賊交通高祖詔範曰卿身非功舊位無重班所以超遷顯爵任居方夏者正以勤能致遠雖外無殊效亦未有負時之愆而鎮將伊利妄生姦撓表卿造船市玉與外賊交通規陷卿罪窺覬州任有司推驗虛實自顯有罪者今伏其辜矣卿其明爲筭略勿復懷疑待卿別犯處刑及鞭今恕刑罷鞭止罰五十卿宜克循綏輯邊服稱朕意也還朝年六十二卒於京師謚曰穆範五子道元在酷吏傳

道元第四弟道慎字善季涉歷史傳有幹略自奉朝請遷尚書二千石郎中加威遠將軍爲漢川行臺迎接降欵以功除員外常侍領郎中轉輔國將軍驍騎將軍出爲正平太守治有能名遷長樂

相正十五年卒年三十八贈後將軍平州刺史

子中字伯偉武定初司徒刑獄參軍

道慎弟道約字善禮起家奉朝請再遷冠軍將軍司徒諮議參軍樸質遲鈍頗愛琴書性多造請好以榮利干謁乞丐不已多爲人所笑弄坎壈於世不免饑寒晚歷東萊魯郡二郡太守爲政清靜吏民安之年六十三武定七年卒

範弟神虎尚書左民郎中

神虎弟夔子憚字幼和好學有文才尤長吏幹正光中刺史裴延儁用爲主簿令其修起學校又舉秀才射策高第爲奉朝請後延儁爲討胡行臺尚書引爲行臺郎以招撫有稱除尚書外兵郎仍行臺郎及延儁解還行臺長孫雅又引爲行臺郎加征虜將軍憚頗兼武用常以功名自許每進計於雅多見納用以功賞魏昌縣

開國子邑三百戶。暉在軍啟求減身官爵為父請贈。詔贈夔征虜將軍安州刺史。暉後與唐州刺史崔元珍固守平陽。武泰中，朱榮稱兵赴洛，暉與元珍不從其命。為榮行臺郎中樊子鵠所攻，城陷被害。時年三十六。世咸痛惜之。所作文章頗行於世。撰慕容氏書不成。

子懷則。武定末，司空長流參軍。

夔弟神期，中書博士。

神期弟顯度，司州秀才尚書庫部郎。

韓秀，字白虎，昌黎人也。祖宰慕容雋，詢者僕射。父昞，皇始初歸國。拜宣威將軍騎都尉。秀歷吏任，稍遷尚書郎，賜爵遂昌子。拜廣武將軍。高宗稱秀聰敏清辯，才任喉舌，遂命出納王言，并掌機密。行幸遊獵，隨侍左右。顯祖踐阼，轉給事，甲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延

興中，尚書奏以敦煌一鎮，外遠西北，寇賊路衝，慮或不固，欲移就涼州。羣官會議，僉以為然。秀獨謂非便，曰：「此感國之事，非闢土之宜。愚謂敦煌之立，其來已久。雖土隣疆寇，而兵人素習，縱有姦竊，不能為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進斷北狄之規途，退塞西夷之闕路。若徙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情不願徙。脫引寇內侵，深為國患。且敦煌去涼州及千餘里，捨遠就近，邊防有闕。一旦廢罷，是啟戎心，則夷狄交構，互相來往，恐醜徒協契，侵竊涼土。及近諸戍，則關右荒擾，烽警不息，邊役煩興，艱難方甚。乃從秀議，太和初，遷內侍長，後為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假漁陽公。在州數年，卒。子務襲爵。

務，字道世，性端謹，有治幹。初為中散，稍遷太子翊軍校尉。時高祖南征，行梁州刺史。楊靈珍謀叛，以務為統軍，受都督李崇節度。以

討靈珍有戰功授後軍長史徵赴行在所遷遷長水校尉景明初假節行肆州事轉左中郎將寧朔將軍試守常山郡又爲征蠻都督李崇司馬崇擲蕩羣蠻除近畿之患務有力焉後除鎮北府司馬初試守常山府解復爲平北長史務頗有受納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劾付廷尉會赦免後除龍驤將軍郢州刺史務獻七寶牀象牙席詔曰晉武帝焚雉頭裘朕常嘉之今務所獻亦此之流也奇麗之物有乖風素可付其家人邊人李旻馬道進等詐殺蕭衍黃坂戍主率戶來降務信之遣兵千餘人迎接戶既不至而詐表破賊坐以免官久之拜冠軍將軍太中大夫進號左將軍神龜初卒堯暄字辟邪上黨長子人也本名鍾葵後賜爲暄祖僧賴太祖平中山與趙郡呂舍首來歸國暄聰了美容貌爲千人軍將東宮吏高宗以其恭謹擢爲中散奉使齊州檢平原鎮將及長史貪暴事推情診理皆得其實除太尉中給事兼北部曹事後轉南部太和

中遷南部尚書于時始立三長暄爲東道十三州使更比戶籍賜獨車一乘廐馬四匹時蕭隋遣其將陳顯達寇邊以暄爲使持節假中護軍都督南征諸軍事平陽公軍次許昌會陳顯達遁走暄乃班師暄前後從征及出使檢察三十餘許度皆有克已奉公之稱賞賜衣服二十具絲絹十匹紬絹千餘段奴婢十口賜爵平陽伯及改置百官授太僕卿車駕南征加安南將軍轉大司農卿太和十九年卒於平城高祖爲之舉哀贈安北將軍相州刺史賻帛七百匹初暄使徐州見州城樓觀嫌其華盛乃令徃徃毀撤由是後更損落及高祖幸彭城聞之曰暄猶可追斬

暄長子洪襲鎮北府錄事參軍

子桀字永壽元象中開府儀同三司樂城縣開國公

洪弟遵。伏波將軍。河州冠軍府長史。臨洮太守。卒。贈龍驤將軍。謚曰思。

遵弟榮。員外散騎侍郎。

子雄。字休武。元象中。儀同三司。豫州刺史。城平縣開國公。

雄弟奮。字彥舉。興和中。驃騎將軍。潁州刺史。

奮弟難宗。武定中。征西將軍。南岐州刺史。征羌縣開國伯。

呂舍。既歸國。從至京師。給賜田宅。

子方生。機識明辯。卒於主書郎。贈建武將軍。定州刺史。高邑子。謚曰敬。

子受恩。為侍御。中散。典官。曹累遷。外都曹令。轉北部給事。秦州刺史。卒於官。

史臣曰。薛辯。寇讚。歸身有道。並以款效見嘉。議敦煌。得馭遠之筭。

務。武夫鄙詐。貢牀飾寶。棄而不御。斯乃人主之盛德。堯暄。聰察奉公。以致名位。禮加存歿。有餘榮矣。

七月八日
夜暑強

魏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一

西川宅鳳園
氏雷回附注

嚴稜

毛脩之

唐和

劉休賓

房法壽

嚴稜馮翊臨晉人。遇亂避地河南。劉裕以為廣威將軍陳留太守。戍倉垣。泰常中。山陽公奚斤南討。軍至潁川。稜率文武五百人詣斤降。驛送稜朝太宗於冀州。嘉其誠款。拜平遠將軍。賜爵郟陽侯。假荊州刺史。隨駕南討。還為上客。及世祖踐阼。以稜歸化之功。除中山太守。有清廉之稱。年九十卒於家。

子稚

北雍本
俱作稚

玉襲爵真君中詔稚玉副長安鎮將元闌率衆一萬迎

漢川附化之民入自斜谷至甘亭劉義隆梁州刺史王玄載遣將

拒嶮路不得通班師太和二年太倉令五年出爲平南將軍東克

州刺史假馮翊公卒

子曇襲爵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也父瑾司馬德宗梁秦二州刺史劉

裕之擒姚泓留子義真鎮長安以脩之爲司馬及赫連屈丐破義

真於青泥脩之被俘遂沒統萬世祖平赫連昌獲脩之神麋中以

脩之領吳兵討蠕蠕大檀以功拜吳兵將軍領步兵校尉後從世

祖征平涼有功遷散騎常侍前將軍光祿大夫脩之能爲南人飲

食手白煎調多所適意世祖親待之進太官尚書賜爵南郡公加

冠軍將軍常在太官主進御膳從討和龍別破三堡賜奴婢牛羊

是時諸軍攻城宿衛之士多在戰陳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脩之

劉義隆故將也時從在軍欲率吳兵謀爲大逆因人和龍莫浮海

南歸以告脩之脩之不聽乃止是日無脩之大變幾作朱脩之遂

亡奔馮文通又以脩之收三堡功多遷特進撫軍大將軍金紫光

祿大夫位次崔浩之下浩以其中國舊門雖學不博洽而猶涉獵

書傳每推重之與共論說言次遂及陳壽三國志有古良史之風

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于王廷之言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以

來無及壽者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爲諸葛亮門下書

佐被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

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案其迹也不爲負之非挾恨之矣

何以云然夫亮之相劉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

相得魚水爲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

崔浩諸葛亮論

劉璋偽連孫氏守窮蹊躡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他爲偶而以爲管籥之亞匹不亦過乎謂壽貶亮非爲失實且亮既據蜀恃山嶮之固不達時宜弗量勢力嚴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負能高自矯舉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山一攻陳倉疎遲失會摧衄而反後入秦川不復攻城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閉壘堅守以不戰屈之知窮勢盡憤結攻中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乎脩之謂浩言爲然太延二年爲外都大官卒謚曰恭公脩之在南有四子唯子法仁入國高宗初爲金部尚書襲爵後轉殿中尚書加散騎常侍法仁言聲壯大至於軍旅田狩唱呼處分振於山谷和平六年卒贈征東大將軍南郡王謚曰威

長子猛虎太安中爲東宮主書轉中舍人又遷中散大夫初襲爵

爲散騎常侍王興中蠕蠕犯塞從顯祖討之有勇決之稱太和初卒贈豫州刺史父謚曰康公

子泰寶襲爵征虜長史例降爲侯卒

子乾祐襲

朱脩之者劉義隆司徒從事中郎守滑臺安頡圍之其母在家乳汁忽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之時今忽如此兒必歿矣果以其日爲頡所擒世祖善其固守授以內職以宗室女妻之而佞巧輕薄爲人士所賤爲雲中鎮將及入馮文通文通送之江南

唐和字稚起晉昌宜安人也父繇以涼土喪亂民無所歸推隴西李暲於敦煌以寧一州李氏爲沮渠蒙遜所滅和與兄契攜外甥李寶避難伊吾招集民衆二千餘家臣於蠕蠕蠕蠕以契爲伊吾

王經二十年和與契遣使來降為蠕蠕所逼遂擁部落至于高昌蠕蠕遣部帥阿若率騎討和至白力城和率騎五百先攻高昌契與阿若戰歿和收餘衆奔前部王國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斬安周兄子樹又尅高寧白力二城斬其戍主遣使表狀世祖嘉其誠款屢賜和和後與前部王車伊洛擊破安周斬首三百世祖遣成周公萬度歸討焉耆詔和與伊洛率所領赴度歸和奉詔會度歸喻下柝驢以東六城因共擊波居羅城拔之後同征龜茲度歸令和鎮焉耆時柝驢戍主乙真伽率諸胡將據城而叛和領輕騎一百匹入其城擒乙真伽斬之由是諸胡款附西域尅平和有力也正平元年和詣闕世祖優寵之待以上客高宗以和歸誠先朝拜鎮南將軍酒泉公太安中出為濟州刺史甚有稱績徵為內都大官評決獄訟不加捶楚察疑獲實者甚多世以是稱之皇

興中卒年六十七贈征西大將軍太常卿酒泉王謚曰宣

子欽字孟直中書學生襲爵太和中拜鎮南將軍長安鎮副將轉

陝州刺史將軍如故後降爵為侯二十年卒

子景宣襲爵歷并州城陽王徽後軍府長史加中堅將軍遷東郡

太守普泰中卒贈撫軍將軍秦州刺史

景宣弟季弼武定中滄州別駕

契子女達性果毅有父風與叔父和歸闕俱為上客拜安西將軍晉昌公顯祖時出為華州刺史將軍如故杏城民蓋平定聚衆為逆顯祖遣給事楊鍾葵擊平定不尅而還詔玄達討平之杏城民成赤李又聚黨自號為王逼掠郡縣殘害百姓玄達率騎二百邀其狹路擊破之叛民曹平原復聚為亂玄達追擊悉平之延興二年有罪免官太和十六年降爵為侯卒

子崇字繼祖襲爵盛樂太守

崇弟興業定陽闡熙二郡太守

劉休賓字處幹本平原人祖昶從慕容德度河家于北海之都昌縣父奉伯劉裕時北海太守休賓少好學有文才兄弟六人乘民延和等皆有時譽休賓爲劉彧虎賁中郎將稍遷幽州刺史鎮梁鄒及慕容白曜軍至升城遣人說之令降休賓不從劉彧龍驤將軍崔靈延行渤海郡房靈建等數十家皆入梁鄒同舉休賓爲征虜兗州會劉彧遣使授休賓輔國將軍兗州刺史休賓妻崔邪利女也生一男字文暉崔氏先歸寧在魯郡邪利之降也文暉母子遂與俱入國至是白曜表請崔與文暉既至白曜以報休賓又於北海執延和妻子送至梁鄒巡視城下休賓答白曜許歷城降當卽歸順密遣兼主簿尹文達向歷城觀國軍形勢文達詣白曜許

言聞王臨境故來祇候私謂白曜曰劉休賓父子兄弟累郡連州今若識運知機束手歸化不審明王加何賞叙白曜曰休賓仕南爵寵如此今若不勞兵甲望風自降者非直處卿富貴兼還其婦兒休賓縱令不畏攻圍豈不憐其妻子也今升城卿自往見文達乃至升城見休賓妻子文暉攀援文達哭泣號咷以爪髮爲信文達回還復經白曜誓約而去白曜曰卿是休賓耳目腹心親見其妻子又知我衆旅少多善共量議自求多福文達還見休賓出其妻兒爪髮兼宣白曜所言及國軍形勢謂休賓曰升城已敗歷城非朝則夕公可早圖之休賓撫爪髮泣涕曰妻子幽隔誰不愍乎吾荷南朝厚恩受寄邊任今顧妻子而降於臣節足乎然而密與其兄子聞慰議爲降計聞慰曰此故當文達誑詐耳年常抄掠豈有多軍也但可撫彊兵勤肅衛方城狹嶮何爲便生憂怯示人以

弱也。休賓又謂文達曰：卿勿憚危苦，更爲吾作一返善觀形勢。於是遣文達偷道而出，令與白曜爲期。尅日許送降款，文達旣至，白曜喜曰：非直休賓父子荷榮，城內賢豪亦隨人補授。卿便卽爲梁鄒城主，以酒灌地，啟告山河曰：若負休賓，使我三軍覆沒。初，白曜之表取休賓妻子也。顯祖以道固旣叛，詔授休賓持節平南將軍。冀州刺史平原公至是付文達詔策，文達還謂休賓曰：白曜信誓如此，公可早爲決計，恐攻逼之後降悔無由。休賓於是告兄子聞慰曰：事勢可知，汝早作降書聞慰。沈疑因執不作，遂差本契。白曜尋遣著作佐郎許赤虎夜至梁鄒南門下，告城上人曰：汝語劉休賓，何由遣文達頻造僕射許送降文歸誠大化，何得無信。違期不來，於是門人唱告城內，悉知遂相維持欲降不得，皆云：劉休賓父子欲以我城內人易榮位也。尋被攻逼，經冬至春，歷城降。白曜遣

道固子景業與文曄至城下，休賓知道固降，乃出請命。白曜送休賓及宿有名望者十餘人俱入代都爲客，及立平齊郡，乃以梁鄒民爲懷寧縣，休賓爲縣令。延興二年卒。

文曄有志尚，綜覽羣書，輕財重義。太和中，坐從兄聞慰南叛，與二弟文顯、季友被徙北邊。高祖特聽還代。高祖嘗幸方山，文曄大言於路側曰：求見聖明，申宣久屈。高祖遣尚書李冲宣詔問曰：卿欲何言？聽卿面自申盡。於是引見文曄，對曰：臣之陋族，出自平原，往因燕亂，流離河表，居齊以來，八九十載。真君十一年，世祖太武皇帝巡江之日，時年二歲，隨外祖魯郡太守崔邪利於鄒山歸國。邪利蒙賜四品，除廣寧太守。以臣年小，不及齒錄。至天安之初，皇威遠被，臣亡父休賓劉氏持節兗州刺史，戍梁鄒。時慕容白曜以臣父居全齊之要，水陸道衝，青冀二城往來要路，三城岳峙，並拒王

師白曜知臣母子先在代京表請臣母子慰勞臣卽被先帝詔遣乘傳詣軍又賜亡父官爵白曜遣右司馬盧河内等送臣母子至鄒臣既見亡父備申皇澤云吾蒙本朝寵遇捍禦藩屏尊卑百口並在二城吾若先降百口必被誅滅既不固誠於本朝又令尊卑塗炭豈堪爲人臣以奉大魏乎汝且申吾意白僕射降意已判平歷城卽率士衆送款軍前既尅歷城白曜遣赤虎送臣并崔道固子景業等向梁鄒亡父既見赤虎之信仰感聖朝遠遣妻子又知天命有歸擁衆一萬以城降款乘驛赴臺蒙爲客例臣私釁深重亡父以延興二年孤背明世血誠微心未獲申展如臣等比並蒙榮爵爲在事孤抑以人廢勲高祖曰卿訴父賞而卿父無勲歷城齊之西關歸命請順梁鄒小戍豈能獲全何足以爲功也文曄對曰誠如聖旨愚臣所見猶有未申何者昔樂毅破齊七十餘城唯

有卽墨獨在此豈非根亡而條立且夫降順之人驗之古今未有不由危逼者故黃權無路歸款列地封侯且薛安都畢衆敬危急投命並受茅土之爵論古則如彼語今則如此明明之世不及比流竊惟梁鄒巖固地據中齊粟支十載控弦數千萬方之升城不可同日而語升城猶能抗兵累旬傷殺甚衆若城亡父固守孤城則非一朝可尅高祖曰歷城既陷梁鄒便是掌中何煩兵力對曰若如聖旨白曜便應窮兵極意取勝俯仰何爲上假亦虎之信下銜知變之民高祖曰卿父此勲本自至少以卿才地豈假勤對曰臣尪愚六蔽文武無施響絕九臯聞天無日遭逢聖運萬死猶生但臣竊見徐兗是賊藩要徐兗既降諸戍皆應國有而東徐州刺史張讜所戍團城領二郡而已徐兗降後猶閉門拒命授以方嶽始乃歸降父子二人並蒙侯爵論功比勤不先臣父高祖曰卿

引張讜讜事小異對曰臣未識異狀高祖曰張讜始來送款終不差信卿父進非先覺退又拒守何得不異對曰張讜父子始有歸順之名後有閉門之罪以功補過免罪為幸臣又見崔僧祐母弟隨其叔父道固在歷城僧祐遙聞王威遠及恐母弟淪亡督率鄉閭來欲救援既至郁州歷城已沒束手歸誠救母弟之命聖朝嘉其附化賞以三品亡父之誠豈後僧祐高祖曰僧祐身居東海去留任意來則有位去則他人是故賞之卿父被圍孤城已是已物所以不賞對曰亡父據城歸國至公也僧祐意計而來為私也為私蒙賞至公不酬臣未見其可高祖笑而不言比部尚書陸獻叱文曄曰假令先朝謬賞僧祐豈可謬相賞也文曄曰先帝中代聖主與日月等耀比隆堯舜宰相則十亂五臣今言謬賞豈不仰誣先朝乎尚書高閻曰卿謂母弟與妻子何者為重文曄曰母弟為重

閻曰卿知母弟為重朝廷賞僧祐是也卿父為妻子而來事何相反對曰僧祐若無母弟來歸以不閻曰不來文曄曰若僧祐赴母弟之難此是其私而亡父本為大丈夫立身處世豈可顧妻子而虧高節也昔樂羊食子有顧以不亡父本心實不垂顧所以歸化者自知商周不敵天命有所歸高祖謂文曄曰卿之所許頗亦有途賞從重罰從輕尋敕酬叙文曄泣曰臣愚頓理極再見無期陛下既垂慈澤願敕有司特賜矜理高祖曰王者無戲何得懃懃既而賜文曄爵都昌子深見待遇拜協律郎中改授羽林監世宗世除高陽太守延昌中卒贈平遠將軍光州刺史謚曰貞

子元襲拜員外郎襄威將軍青州別駕卒

文顥性仁孝篤厚徐州安豐王府騎兵參軍

季友南青州左軍府錄事參軍

聞慰博識有才思至延興中南叛

休賓叔父旋之其妻許氏二子法鳳法武而旋之早亡東陽平許氏攜二子入國孤貧不自立並疎薄不淪為時人所棄母子皆出家為尼既而反俗太和中高祖選盡物望河南人士才學之徒咸見申擢法鳳兄弟無可收用不蒙選授後俱奔南法武後改名孝標云

劉孝標

房法壽小名烏頭清河繹幕人也幼孤少好射獵輕率勇果結羣小而為劫盜從叔元慶範鎮等坐法壽被州郡切責時月相繼宗族甚患之弱寇州迎主簿後以母老不復應州郡之命常盜殺牯牛以供其母招集壯士常有百數母亡歲餘遇沈文秀崔道固起兵應劉子勛明僧暲劉乘民起兵應劉彧攻討文秀法壽亦與清河太守王玄邈起兵西屯合討道固玄邈以法壽為司馬累破道

固軍甚為歷城所憚加法壽綬邊將軍魏郡太守子勛死道固文秀悉復歸彧乃罷兵道固慮其扇亂百姓遂切遣之而法壽外託裝辦而內不欲行會從弟崇吉在升城為慕容白曜所破母妻沒於白曜軍崇吉奔還舊宅法壽與崇吉年志粗相諧協而親則從祖兄弟也崇吉以母妻見獲託法壽為計法壽既不欲南行恨道固逼切又矜崇吉情理時道固以兼治中房靈賓督清河廣川郡事戍盤陽法壽遂與崇吉潛謀襲靈賓克之仍歸款於白曜以贖母妻白曜遣將軍長孫觀等自大山南入馬耳關以赴盤陽還崇吉母妻初道固遣軍圍盤陽法壽等拒守二十餘日觀軍至賊乃散走觀軍入城詔以法壽為平遠將軍與韓騏驎對為冀州刺史督上租糧以法壽從父弟靈民為清河太守思順為濟南太守靈悅為平原太守伯憐為廣川太守叔玉為高陽太守叔玉兄伯玉

爲河間太守。伯玉從父弟思安爲樂陵太守。思安弟幼安爲高密太守。以安初附。及歷城梁鄒降。法壽崇吉等與崔道固劉休賓俱至京師。以法壽爲上客。崇吉爲次客。崔劉爲下客。法壽供給亞於安都等。以功賜爵壯武侯。加平遠將軍。給以田宅奴婢。性好酒。愛施親舊。賓客率同饑飽坎壈。常不豐足。畢衆敬等皆尚其通愛。太和中卒。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謚敬侯。

子伯祖襲例降。爲伯。歷齊郡內史。伯祖闇弱。委事於功曹張僧皓。僧皓大有受納。伯祖衣食不充。後廣陵王羽爲青州。伯祖爲從事。郎中。平原相。轉幽州輔國長史。坐公事。免官。卒。

子翼襲宣威將軍大城戍王。永安中。青州太傅開府從事中郎。伯祖弟叔祖別以功賜爵魏昌子。歷廣陵王國郎中令。長。廣東萊二郡太守。龍驤將軍。中散大夫。永安中。安東將軍。郢州刺史。

叔祖弟幼愍。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坐事奪官。居家。忽聞有客聲。出無所見。還至庭中。爲家羣犬所噬。遂卒。初。長孫觀之。將至盤陽也。城中稍以震懼。時劉彧給事中。崔平仲欲歸江南。自歷下至圍城。軍中與十餘騎遙共法壽語。靈賓密遣人捕執之。始法壽克盤陽之後。常禁靈賓於別齋。既得平仲。引與同室。致酒食。叙國軍。明將入意。夜中。北城上。縋出。平仲靈賓等十餘人。厥明。官軍至城。靈賓遂歸梁鄒。

靈賓文藻不如兄靈建。而辯悟過之。靈建在南官。至州治中。敦海太守。以才名見稱。兄弟俱入國。爲平齊民。雖流漂屯圯。操尚卓然。並卒於平齊。

靈建子宣明。亦文學著稱。雅有父風。高祖擢爲中書博士。遷洛。轉議郎。試守東清河郡。正始中。京兆王愉出除征東冀州。以宣明爲

記室參軍。愉反。逼宣明爲太守。

靈賓從父弟堅字千秋。少有才名。亦內徙。爲平齊民。太和初。高祖擢爲祕書郎。遷司空諮議。齊州大中正。高祖臨朝。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千秋與幽州中正陽尼各舉其子。高祖曰。昔有一祁。各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出爲濮陽太守。世宗時。復爲司空諮議。加立忠將軍。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懿。

長子祖淵。羽林監。從章武王融討葛榮。沒於陳。贈安東將軍。濟州刺史。

祖淵弟祖皓。長水校尉。後討蕭衍。將於九山戰歿。贈撫軍將軍。兗州刺史。

崔平仲。自東陽南奔。妻子於歷城入國。太和中。高祖聽其還南。安有勇力。伯玉果敢。有將略。思安賜爵西安子。建威將軍。北平

太守。遷大司馬。司馬。齊州武昌王府司馬。高祖南伐。徵爲步兵校尉。直閣將軍。中統軍。善撫士衆。高祖嘉之。漢陽旣平。復爲武昌王司馬。帶東魏郡太守。加寧朔將軍。改爵清河子。卒。官子敬寶襲爵。敬寶亦壯健。奉朝請。征北中兵參軍。北征統軍。寧遠將軍。每有戰功。早卒。

子去病襲。

伯玉坐弟叔玉南奔。徙於北邊。後亦南叛。爲蕭鸞南陽太守。高祖南伐。克宛外城。命舍人公孫延景宣詔於伯玉。曰。天無二日。土無兩王。是以躬總六師。蕩一四海。宛城小戍。豈足以禦抗王威。深可三思。封侯胙土。事在俯仰。伯玉對曰。外臣。何國厚恩。奉任疆境。爲臣之道。未敢聽命。伏惟遊鑿遠涉。願不損神。高祖又遣謂曰。朕親率麾旆。遠清江沔。此之小戍。豈足徘徊王師。但戎輅所經。纖介須

殄宜量力三思。自求多福。且卿早蒙蕭蹟殊常之眷。曾不懷恩報以塵露。蕭鸞妄言入繼道成。蹟子無子遺。卿不能建忠於前君。方立節於逆豎。卿之罪一。又頃年傷我偏師。卿之罪二。今鑿旆親戎。清一南服。不先面縛待罪麾下。卿之罪三。卿之此戍多則一年。中則百日。少則三旬。尅殄豈遠。宜善思之。後悔無及。伯玉對曰。昔蒙武帝愷悌之恩。忝侍左右。此之厚遇。無忘夙夜。但繼王失德。民望有歸。王上龍飛踐極。光紹大宗。非直副億兆之深望。實兼武皇之遺敕。是以懃懃懇懇。不敢失墜。往者北師深入。寇擾邊民。輒厲將士。以救蒼生。此乃邊戍常事。陛下不得垂責。及尅宛。伯玉面縛而降。高祖引見伯玉。并其參佐二百人。詔伯玉曰。朕承天馭。字方欲清一寰域。卿蕞爾小戍。敢拒六師。卿之愆罪。理在不赦。伯玉對曰。臣旣小人。備荷驅使。緣百口在南。致拒皇略。罪合萬死。高祖曰。凡

立忠抱節。皆應有所至。若奉逆君守迷節。古人有所不爲。卿何得事逆賊蕭鸞。自貽伊譴。伯玉對曰。臣愚癡晚悟。罪合萬斬。今遭陛下願乞生命。高祖曰。凡人惟有兩途。知機獲福。背機受禍。勞我王師。彌歷歲月。如此爲降。何人有罪。且朕前遣舍人公孫延景。城西共卿語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卿答云。在此不在彼。天道攸遠。變化無方。卿寧知今日在此不在彼乎。伯玉乞命而已。更無所言。高祖以思安頻爲伯玉泣請。故特宥之。伯玉在南之日。放妾楊氏爲尼。入國。遂令還俗。復愛幸焉。爲有司所奏。高宗聽之。世宗卽位。拜長史兼游擊將軍。出爲馮翊桐卒官。

崇吉少驍勇。爲沈文秀中兵參軍。及太原戍守。傳靈越率衆棄郡南。赴子勛。文秀以崇吉督郡事。旣而背文秀。同於劉彧。母叔在歷城。爲崔道固所拘繫。又將致刑於市。以恐之。而崇吉卒無所顧會。

道固歸或乃出其母或。以崇吉爲龍驤將軍并州刺史領太原太守。戍升城崇吉以其從兄靈獻爲長史姨兄賈延年爲司馬未幾而白曜軍至白曜遣人招之崇吉不降遂閉門固守升城至小人力不多勝仗者不過七百人而白曜侮之乃遣衆陵城崇吉設土葦方梁下相春擊不時尅殄白曜遂築長城圍三重更造攻具日夜攻擊自二月至四月糧矢俱盡崇吉突圍出走道藏民舍母妻見獲道固遣治中房靈賓慰引之崇吉不肯見道固遂東歸舊村陰募壯士欲以偷母還奔河南白曜慮其如此守備嚴固後與法壽取盤陽俱降及立平齊郡以歷城民爲歸安縣崇吉爲縣令頗懷昔憾與道固接事意甚不平後委縣出臺訟道固罪狀數條會赦不問崇吉乞解縣許之停京師半歲乃南奔崇吉夫婦異路判髮爲沙門改名僧達投其族叔法延任歲餘清河張略之亦豪俠

士也崇吉遺其金帛得以自遣妻從幽州南出亦得相會崇吉至江東尋病死

崇吉從父弟三益字敬安於南陽內附高祖與語善之曰三益了殊不惡拜員外散騎侍郎尋出爲太山太守轉兗州左軍府司馬所在以清和著稱還除左將軍正光中卒年六十三九子長子士隆興和中東清和太守帶盤陽鎮將

士隆弟士達少有才氣其族兄景先有鑒識每曰此兒儼終當太其門戶起家濟州左將軍府倉曹參軍時京兆王繼爲大將軍出鎮關右聞其名徵補騎兵參軍領帳內統軍孝昌中其鄉人劉蒼生劉均房須等作亂攻陷郡縣頻敗州軍時士達父憂在家刺史元欣欲逼其爲將士達以禮固辭欣乃命其友人馮元興謂之曰今合境從逆賊徒轉熾若萬一陷州君家豈得獨全旣急病如此

安得顧名教也。士達不得已而起，率州郭之人二千餘人，東西討擊，悉破平之。武泰初，就家拜平原太守，抑挫豪彊，境內肅然。時邢杲寇亂，憚其威名，越郡城西度不敢攻逼。永安末，轉濟南太守，士達不入京師，而頻為本州郡。時人榮之。永安末，朱兆入洛，刺史蕭贇為城民趙洛周所逐，城內無主，洛周以士達鄉情所歸，乃就郡請之，命攝州事。永熙二年卒，年三十八。時人傷惜之，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武。

士達弟士素，武定末，太尉諮議參軍。

士素弟士章，尚書郎。

法壽族子景伯，字長暉，高祖甚避地渡河，居於齊州之東清河繹幕焉。祖元慶，仕劉駿，歷七郡太守，後為沈文秀青州建威府司馬。劉彧之殺子業自立也，子業弟子勛起兵攻之，文秀遣其將劉珍

率兵助彧，後背彧歸于子勛。元慶不同，為文秀所害，父愛親率勒鄉部攻文秀，劉彧嘉之，起家授龍驤將軍，尋會文秀降，彧乃止。顯祖時，三齊平，隨例內徙，為平齊民。以父非命，疏服終身。景伯生於桑乾，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自給，養母甚謹。尚書盧淵稱之於李冲，冲時典選，拔為奉朝請，司空祭酒，給事中，尚書儀曹郎。除齊州輔國長史，值刺史死，敕行州事，政存寬簡，百姓安之。後值清河太守杜昶外叛，郡居山嶮，盜賊羣起，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曾失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捕擒之，即署其子為西曹掾。命喻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之舊守令，六年為限，限滿將代，郡民韓靈和等三百餘人表訴乞留，復加二載。後遷太尉中郎，司徒諮議參軍，輔國將軍，司空長史。以母疾去官。景伯性淳和，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及弟妓

亡。蔬食終喪。期不內御。憂毀之容。有如居重。其次弟景先。亡其幼弟景遠。暮年哭臨。亦不內寢。鄉里爲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廷尉卿崔先韶。好標榜人物。無所推尚。每云。景伯有士大夫之行業。及母亡。景伯居喪不食鹽菜。因此遂爲水病。積年不愈。孝昌三年。卒於家。時年五十。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子文烈。武定中尚書三公郎中。

景先字光胃。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請其母曰。豈可使兒傭賃。以供景先也。請自求衣。然後就學。母哀其小。不許。苦請從之。遂得一羊裘。忻然自足。晝則樵蘇。夜誦經史。自是精勤。遂大通贍。太和中。例得還鄉。郡辟功曹。州舉秀才。值州將卒。不得對策。解褐太學博士。時太常劉芳。侍中崔光。當世儒宗。歎其精博。光遂奏兼著作佐郎。修國史。尋除司徒祭酒員外郎。侍中穆

紹。又啟景先撰世宗起居注。累遷步兵校尉。領尚書郎。齊州中正。所歷皆有當官之稱。景先沈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如對賓客。兄曾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瘁。親友見者。莫不哀之。神龜元年。蕭衍龍驤將軍田申能。據東義陽城。內屬。敕景先爲行臺。發二荆兵以援之。在軍遇疾而還。其年卒於家。時年四十三。贈持節冠軍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文。景先作五經疑問百餘篇。其言該典。今行於時。文多略舉。其切於世教者。

問王者受命。水火相生。曰五精代感。稟靈者興。金德方隆。禎發華渚。水運告昌。瑤光啟祚。人道承天。天理應實。受謝旣彰。玄命若契。相生之義。有允不違。至如湯武革命。殺伐是用。水火爲次。遵而不改。旣事乖代。終而數同。納麓逆順。且殊。禎運宜異。而兆徵不差。有

疑符應。

問禹以鮌配天。舜不尊父。曰明明上天。下土是冒。道高者負。辰四方。神積者郊。原斯至。是以則天不能私其子。紹堯不敢尊其父。鮌既罪彰於山川。受殛於羽裔。化質與鱗。甲爲羣。銘精不能上乘。箕尾而厚尊。配於國陽。當升烟之大禮。苟存及躬。以亂祀典。降上帝爲罪鬼之賓。奏夾鍾爲介蟲之樂。奉天之道。不乃有淪乎。

問湯尊稷廢社。曰神積道存。異世同尊。列山見享。綿紀前代。成湯革命承天。當愆陽之運。不思理數之有時。黜元功於百世。且畢箕感應風雨異徵。尊播殖之靈。而邀滂澍之潤。升廢之道。無乃謬與。若柱不合薦。虞夏應夫之於前。如以歲久宜遷。百神可計日而代求之。二三未究往旨。

問湯尅桀。欲遷夏社爲不可。武王滅紂。以亳社爲亡國之誡。曰神無定方。唯人爲主。道協無爲。天地是依。棄德弗崇。百靈更祀。周武承天。禮存歲秋。升后稷當四圭之尊。貶土祗隔牲幣之享。就如言之。稷稟靈威。誠允聿追之。宜社非商祖。孝孚乃考之。咎殷鑒致誠。何獨在斯。

問易著革命之爻。而無揖讓之象。曰玄黃剖別。人道爲尊。含靈佇化。故義始元首。是以飛龍啟徵。大人載就。及理運相推。帝圖異序。虞賓以爲善終。順守有慙。未盡不顯。揖讓之象。而著已日之美。豈可兆巨釁爲貽厥之謀。訓萬世而開安忍之闕求之反衷。未識理字怒。

問周禮秋官司烜氏。邦若屋誅。爲明竈焉。曰王道貴產。法理尚恩。舊德見食。八象載其美。五宥三刺。經禮寶其仁。是以祿父巨釁。殷禮不輟。三監亂德。蔡胤猶存。罪莫極於無上。逆莫甚於違天。行大

辟禍不及族理正刑愆止於身何惡當參夷之禍何戾受淪殄之辜

問儀禮繼母出嫁從爲之服傳云貴終其恩曰繼母配父本非天屬與尊合德名義以興兼鞠育有加禮服是重既體違義盡棄節毀慈作嬪異門爲鬼他族神道不全何終恩之有方齊服是追哭於野次苟存降重無乃過猶不及乎

問禮記生不及祖父母父母稅喪已則否曰服以恩制禮由義立慈母三年孫無總葛者以戚非天屬報養止身祖雖異域恩不及已但正體於下可無服乎且縞冠玄武子姓之服縗練之後縗經已除猶懷慘素未忍從吉況斬焉初之創巨方始復弔之實尚改緇襲奉哀苦次而無追變孝子孝孫豈天理是與

問左氏傳齊人殺哀姜君子以爲不可曰受醮從天人倫所重保

育異宗承奉郊奠而乃肆極昏淫禍傾合卷之尊怙亂無終殄滅誕鞠之愛齊桓匡翼四方正存刑矩割不忍之恩行至公之法方生貶違以殺爲甚而神道幽默禍降未期雖窮勃履朝臣不宜糾旣事反人靈咎將有所施之取衷孰爲優允

問公羊傳王者之後郊天曰神不謬享帝無妄尊介丘偏祀猶不歆季氏之旅昊天至重豈可納廢饗之虔唐虞已往事無斯典三后已降始見其文揖讓之胄禮不上通昏瘡後燼四圭是主此便至道相承乾無二統純風旣詖玄牡肆尊禮不虛革庶昭異聞

問穀梁傳魯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曰樂以觀風禮爲教本其細已甚民不堪命齊不加兵屬於周典僖公魯之盛君告誠虔祀穆卜迎吉而休徵不至若推咎於天則神不棄鑿歸愆於人則頌聲宜替旣命龜失辰靈威

弗眷郊饗不從。配天斯缺。卽傳所言。殆非虛美。何承而制。
問尚書胤征。羲和誥其罪。乃季秋月朔。辰弗合於房。曰。衡紀不移。
日月有度。炎涼啟辰。次舍無代。履端屢臻。歸餘成閏。是以爰命羲
和。升準徂節。使晷數應。時火流協。運致望舒。後律耀靈。爽次卽官。
闕永容。可爲愆。玄象一差。未成巨戾。且抄秋豈回星之辰。授衣非
合璧之月。叙食弗當。積失加誅。律度暫差。便遣殄絕。仁者之兵。義
不妄興。王赫斯舉。將有異說。

問毛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曰。日月次周。行
舍有常。分至之候。不爲愆咎。今同之辰。而爲深戾者。專以金木相
殘。指日成釁。推步不一。容可如之。若謫見正陽。日維戊午。生育相
因。猶子歸母。但以陰陽得無深忌乎。若爲忌也。朔亦應爲災。如不
忌也。辛卯豈獨成醜。且舉凡之始。以屬月時。繫之在日。有爽明例。

義不妄構。理用何依。

問論語河不出圖。泣麟自傷。曰。聖人稟靈天地。資識未形。齊生死
於一。同等榮辱。於彼我。孔子自生不辰。從心告齒。樂正旣脩。素王
斯著。方與吾已之歎。結反袂之悲。進涉無上之心。退深負杖之懼。
聖達之理。無乃缺如。符璽郎王神貴。荅之名爲辯疑。合成十卷。亦
有可觀。前廢帝時。奏上之。帝親自執卷。與神貴徃復。嘉其用心。特
除神貴子鴻彥。爲奉朝請。

景先子延祐。武定末。太子家令。

景遠。字叔遐。重然諾。好施與。頻歲凶儉。分贍宗親。又於通衢。以食
餓者。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行經齊克之境。忽遇劫賊。已殺十餘人。
次至郁。郁呼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親是誰。郁
曰。齊州主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景遠小字。賊曰。我食其粥。得活。

何得殺其親。遂還衣服。蒙活者二十餘人。景遠好史傳。不為章句。天性小急。不類家風。然事二兄至謹。撫養兄孤。恩訓甚篤。益州刺史傅豎眼。慕其名義。啟為昭武府功曹參軍。以母老不應。豎眼頗恨之。卒於家。
子敬道。永熙中。開府參軍事。
史臣曰。嚴稜夙款。可嘉。脩之。晚有誠效。唐和萬里。慕義歸身。著績休賓。窮而委質。法壽伯玉。未能投命。景伯兄弟。儒風雅業。良可稱焉。

魏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一 終

七月十三日
十月

魏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二

羅結

伊猷

乙瓌

和其奴

苟頽

薛野脂

宇文福

費子

孟威

羅結。代人也。其先世領部落。為國附臣。劉顯之謀逆也。太祖去之。

魏書卷四十四

魏書卷四十四

百二十歲

結翼衛鑾輿從幸賀蘭部後以功賜爵屈虵侯太宗時除持節散騎常侍寧南將軍河內鎮將世祖初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慤甚見信待監典後宮出入臥內因除長信卿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寧東川以為居業并為築城即號曰羅侯城至今猶存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訪焉年一百二十歲卒贈寧東將軍幽州刺史謚曰貞

子斤太宗時為侍御中散後從世祖討赫連昌世祖追奔入城昌邀擊左右多死斤力戰有功世祖嘉之後錄勲除散騎常侍侍中四部尚書又加平西將軍後平涼州攻城野戰多有克捷以功賜爵帶方公除長安鎮都大將會蠕蠕侵境馳驛徵還除柔玄鎮都大將後以斤機辯救與王俊使蠕蠕迎女備後宮又以本將軍開府為長安鎮都大將卒贈本將軍雍州刺史謚曰靜陪葬金陵

子敦襲爵有姿貌善舉止自太子洗馬稍遷散騎常侍庫部尚書卒贈安東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恭

子伊利高宗時襲爵除內行長以沉密小心恭勤不怠領御食羽獵諸曹事伊利曾病顯祖幸其宅自視醫藥其見待如此稍遷散騎常侍儀曹尚書出為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善撫導在州數年邊民歸之五千餘戶高祖時蠕蠕來寇詔伊利追擊之不及而反後

依例降為侯除司農卿光祿大夫卒世宗初贈征北將軍燕州刺史謚曰靜

子阿奴亦忠實寡言有智度以勲臣之子除侍御中散襲爵稍遷中散大夫卒

子殺鬼襲爵武泰中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

敦弟拔歷殿中尚書賜爵濟南公高祖時進爵為王除征西將軍

吏部尚書改封趙郡王後例降為公卒贈寧東將軍定州刺史謚曰康陪葬金陵

子道生肆州安北府外兵參軍卒

子延天興中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

結從子渥渥子提並歷通顯提從世祖討赫連昌有功賜昌女為妻

子雲早有名位顯祖時給事中西征敕勒為賊所襲殺

子蓋世宗時左宋本將軍直閣將軍轉龍驤將軍濟州刺史卒贈本

將軍兗州刺史

長子鑿累遷冠軍將軍岐州刺史入除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主衣都統卒贈侍中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尚書右僕射司空公衛將軍冀州刺史以孝靜外戚故也

鑿弟衡累遷天水樂陵二郡太守輔國將軍光州刺史

結宗人彌善射有膂力世祖時為軍將數從征伐有功官至范陽

太守卒贈幽州刺史

彌孫念字子懷武定中驃騎將軍膠州刺史

伊馱代人也少而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多力曳牛却行神靡初擢

為侍郎轉三郎賜爵汾陽子加振威將軍世祖之將討涼州也議

者咸諫唯司徒崔浩勸世祖決行羣臣出後馱言於世祖曰若涼

州無水草何得為國議者不可用也宜從浩言世祖善之既尅涼

州世祖大會于姑臧謂羣臣曰崔公智謀有餘吾亦不復奇之吾

正奇馱弓馬之士而所見能與崔同此深自可奇顧謂浩曰馱智

力如此終至公相浩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衛青霍去病亦不讀

書而能大建勳名致位公輔世祖笑曰誠如公言馱性忠謹世祖

愛之親待日殊賞賜優厚真君初世祖欲拜馘爲尚書封郡公馘
辭曰尚書務殷公爵至重非臣年少愚近所宜荷任請收過恩世
祖問其欲馘曰中祕二省多諸文士若恩矜不已請參其次世祖
賢之遂拜爲中護將軍祕書監以功賜爵魏安侯加冠軍將軍後
出爲東雍州刺史恩化大行百姓思之轉殿中尚書常典宿衛世
祖親任之從幸瓜步頻有戰功進號鎮軍將軍興安二年遷征北
大將軍都曹尚書加侍中進爵河南公興光元年拜司空及爲三
公清約自守爲政舉大綱而已不爲苛碎太安二年領太子太保
三年與司徒陸麗等並平尚書事五年薨

子蘭襲散騎常侍庫部尚書卒

子盆生驍勇有膽氣初爲統軍累有戰功遂爲名將以勲賜爵平
城子神龜二年自驍騎將軍直閣將軍爲持節右將軍洛州刺史

與荊州刺史淮南王世遵魯陽太守崔模俱討襄陽不尅而還坐
免官後除安西將軍光祿大夫又爲撫軍將軍太僕卿假鎮西將
軍西道別將每戰頻捷自崔延伯之後益生爲次焉進號征西將
軍行岐州刺史復爲西道都督戰歿贈車騎將軍雍州刺史永熙
中重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武平司徒祭酒

武平弟武榮直閣將軍

馘族孫豹子武衛將軍

豹子從子琳亦武衛將軍

乙瓌代人也其先世統部落世祖時瓌父匹知慕國威化遣瓌入
貢世祖因留之瓌便弓馬善射手格猛獸膂力過人數從征伐甚
見信待尚上谷公主世祖之女也除鎮南將軍駙馬都尉賜爵西

平公從駕南征。除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每戰身先士卒。勇冠三軍。後除侍中。征東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為西道都將。和平中薨。時年二十九。贈太尉公。謚曰恭。

子乾歸。襲爵。年十二。為侍御中散。及長。身長八尺。有氣幹。頗習書。疏尤好兵法。復尚恭宗女安樂公主。除駙馬都尉。侍中。顯祖初。除征西將軍。秦州刺史。有惠政。高祖初。即位。為征西道都將。又為中道都將。延興五年卒。時年三十一。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謚曰康。

子海。字懷仁。少歷侍御中散。散騎侍郎。卒。時年四十一。贈散騎常侍。衛將軍。濟州刺史。謚曰孝。

子瑗。字雅珍。尚淮陽公主。高祖之女也。除駙馬都尉。汝南王友。固辭不拜。歷濟南太守。時為逆賊劉桃攻郡。瑗踰城獲免。後都督李

叔仁討桃平之。瑗乃還郡。後除司農少卿。銀青金紫。左右光祿大夫。中軍將軍。西兗州刺史。天平元年。舉兵。應樊子鵠。與行臺左丞宗顯戰。敗死。時年四十六。

瑗弟諧。字遵和。武定中司馬。

諧弟琛。字仲珍。解褐司空參軍事。稍遷東平。濟陰二郡太守。散騎常侍。卒。時年四十九。

和其奴。代人也。少有操行。善射御。初為三郎。轉羽林中郎。以恭勤致稱。賜爵東陽子。除奮武將軍。高祖初。遷尚書。加散騎常侍。進爵平昌公。拜安南將軍。遷尚書左僕射。太安元年。詔羣臣議立皇太子名。其奴與司徒麗等。以為宜以德命名。帝從之。又與河東王閭毗。太宰常英等。並平尚書事。在官慎法。不受私請。時以西征吐谷渾。諸將淹停不進。久囚未決。其奴與尚書毛法仁等。窮問其狀。連

日具伏。和平六年，遷司空，加侍中。高宗崩，乙渾與林金閭擅殺尚書楊保年等，殿中尚書元郁率殿中宿衛士欲加兵於渾，渾懼歸咎於金閭，執金閭以付郁，時其奴以金閭罪惡未分，乃出之爲定州刺史。皇興元年，長安鎮將東平王道符反，詔其奴領征西大將軍，率殿中精甲萬騎以討之。未至而道符敗，軍還三年，薨。內外咸歎惜之，贈平昌王，謚曰宣。

子天受襲爵，初爲內行令。太和六年，遷弩庫曹下大夫，卒。

苟頽，代人也。曾祖烏提，登國初有勲於太祖，賜吳寧子，父洛跋，內行長。頽性厚重，少言，嚴毅清直，武力過人，擢爲中散，小心謹敬。世祖南討，以頽爲前鋒都將，每臨敵對戰，常先登陷陳。世祖至江，賜爵建德男，加寧遠將軍。還，遷奏事中散，典涼州作曹。遷內行令，轉給事中，遷司衛監，以本將軍拜洛州刺史，爲政剛嚴，抑彊扶弱，山

蠻畏威，不敢爲寇。承明元年，文明太后令百官舉才堪幹事，入足委此者。於是公卿咸以頽應選，徵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成德侯，加後將軍。太和元年，加散騎常侍，尋遷侍中，安東將軍，都曹尚書，進爵河南公。頽方正好直言，雖文明太后生殺不允，頽亦言至懇切，未曾阿諛。李訢、李敷之誅也，頽並致諫，太后不從。三年，遷征北大將軍，司空，公，進爵河東王，以舊老聽乘步挽，杖於朝。大駕行幸三川，頽留守京師。沙門法秀謀反，頽率禁衛收掩，畢獲。內外晏然，駕還，飲至。文明太后曰：「當爾之日，卿若持疑，不卽收捕，處分失所，則事成不測矣。今京畿不擾，宗社獲安者，實卿之功也。」七年，詔曰：「頽爲台鼎，論道是寄，歷奉四朝，庸績彌遠，宜加崇異，以彰厥功。自茲已後，可承受復除。十三年冬，薨。高祖痛悼者久之，贈賻有加，謚僖王。」

長子愷累遷冠軍將軍柔玄懷荒武川鎮大將襲爵河東王例降
為公正光二年卒贈平北將軍恒州刺史

子寶武定中北梁太守

愷弟養步兵校尉早卒

養弟資武騎侍郎河間太守太僕少卿汲郡太守遷龍驤將軍肆

州刺史還除武衛將軍加後將軍延昌末卒贈平北將軍并州刺

史并給帛二百匹布一百匹謚曰愨

子景蠻莊帝時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頽弟若周散騎常侍尚書太和中安南將軍豫州刺史頽川侯卒

贈光祿大夫

若周弟壽樂太和中北部尚書安南將軍懷州刺史假山陽公未
拜尋除散騎常侍殿中尚書晉安侯卒贈安東將軍冀州刺史

頽從叔孤少以忠直稱太宗卽位以定策功拜車騎將軍後除鎮

軍大將軍并州刺史博陵公不治產業死之日家無餘財百姓追

思之

薛野貊代人也父達頭自姚萇時宋本無時字率部落歸國太祖嘉其忠

款賜爵聊城侯散員大夫待以上客之禮賜妻鄭氏達頭閑雅恭

慎太祖深器之卒贈平南將軍冀州刺史謚曰悼野貊少失父母

養於宗人利家及長好學善射高宗初召補羽林遷給事中典民

籍事校計戶口號為稱職賜爵順陽子野貊少孤父侯不襲至是

賜爵和平中除平南將軍并州刺史進爵河東公轉太州刺史在

治有聲卒年六十一贈散騎常侍大將軍并州刺史謚曰簡

子虎子姿貌壯偉明斷有父風年十三入侍高宗太安中遷內行

長典奏諸曹事當官正直內外憚之及文明太后臨朝出虎子為

枋頭鎮將虎子素剛簡爲近臣所疾。因小過黜爲鎮門士。及顯祖南巡。次於山陽。虎子拜訴於路曰。臣昔事先帝。過霑重恩。陛下在諒闇之日。臣橫罹非罪。自擯黜此蕃。已經多載。不悟今日得奉聖顏。遂流涕嗚咽。顯祖曰。卿先帝舊臣。久屈非所。良用憮然。詔虎子侍行。訪以政事。數十里中。占對不絕。時山東饑饉。盜賊競起。相州民孫誨等五百餘人。稱虎子在鎮之日。土境清晏。訴乞虎子仍復除枋頭鎮將。卽日之任。至鎮。數州之地。姦徒屏跡。顯祖璽書慰喻。後除平南將軍。相州刺史。顯祖崩。不行。太和二年。襲爵。三年。詔虎子督三將。出壽春。與劉昶南討。四年。徐州民桓和等叛逆。屯於五固。詔虎子爲南征都副將。與尉元等討平之。以本將軍爲彭城鎮將。至鎮。雅得民和。除開府。徐州刺史。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任其私用。常苦饑寒。虎子上表曰。臣聞金湯之固。非粟不守。

韓白之勇。非糧不戰。故自用兵以來。莫不先積聚。然後圖兼并者也。今江左未賓。鯨鯢待戮。自不委粟彭城。以彊豐沛。將何以拓定江關。掃一衡霍。竊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卽自隨身。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饑寒。論之於公。無毫釐之潤。語其利私。則橫費不足。非所謂納民軌度。公私相益也。徐州左右水陸壤沃。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萬餘頃。若以兵絹市牛。分減戍卒。計其牛數。足得萬頭。與方公田。必當大獲粟稻。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糗植。餘兵尚衆。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暫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唯須內庫五稔之後。穀帛俱溢。匪直戍士有豐飽之資。於國有吞敵之勢。昔杜預田宛葉。以平吳。充國耕西零。以彊漢。臣雖識謝古人。任當邊守。庶竭塵露。有增山海。高祖納之。又上疏曰。臣聞先王建不易之軌。

萬代承之。聖主垂不刊之制，千載共仰。伏惟陛下道洽羣生，恩齊造化，仁德所覃，迹超前哲。遠崇古典，留意治方。革前王之弊法，申當今之宜用。定貢賦之輕重，均品秩之厚薄。庶今自辟足以代耕，編戶享其餘畜。魏乎煥焉，不可量也。臣竊尋居邊之民，蒙化日淺。戎馬之所資計，素微小戶者一丁而已。計其徵調之費，終歲乃有七縑。去年徵責不備，或有貨易田宅，質妻賣子，呻吟道路，不可忍聞。今淮南之人，思慕聖化，延頸企足，十室而九。恐聞賦重，更懷進退。非惟損皇風之盛，慮傷慕義之心。且臣所居，與南連接，民情去就，實所諳知。特宜寬省，以招未至。其小郡太守數戶而已。一請止六尺絹，歲不滿匹。既委邊捍，取其必死。邀之士重，何吝君輕。今班制已行，布之天下，不宜忤冒，以亂朝章。但猥藉恩私，備位蕃岳，憂責之地，敢不盡言。書奏。文明太皇太后令曰：俸制已行，不可以小

有不平，便虧通式。在州戍兵，每歲交代。虎子必親自勞，送喪者給其斂帛。州內遭水，二麥不收，上表請貸民粟。民有車牛者，求詣京覓給之。並如所奏。民得安堵。高祖曾從容問祕書丞李彪曰：卿頻使江南徐州刺史，政績何如。彪曰：綏邊布化，甚得其和。高祖曰：朕亦知之。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咸以贓污。虎子案之於法。安等遣子弟上書誣虎子南通賊虜。高祖曰：此其妄矣。朕度虎子必不然也。推案果虛。乃下詔曰：夫君臣體合，則功業可興。上下猜懼，則治道替矣。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咸以貪恠獲罪。各遣子弟詣闕告刺史虎子縱民通賊，妄稱無端。安宜賜死，攀及子僧保鞭一百，配敦煌。安息他生，悉一百。可集州官兵民等，宣告行決。塞彼輕狡之源，開此陳力之效。在州十一載，太和十五年卒。年五十一。贈散騎常侍鎮南將軍相州刺史。謚曰文。有六子。

長子世遵襲爵例降爲侯景明中爲秦州刺史稍遷左將軍年四十二

長子忱字安民正光中襲爵稍遷鎮南將軍鉅鹿太守定州儀同開府諮議參軍齊獻武王太行臺左丞中外府司馬出爲殷州驃騎府長史武定五年除鎮北將軍北廣平太守爲治暴虐曾因公事一家之內併殺數人爲民所訟將致之罪遇患卒於郡贈征西將軍西兗州刺史

忱弟安顥武定末東豫州征西府長史

世遵弟曇慶少有度量永平中員外散騎常侍遷尚書郎年五十卒

子衍字元孫輕財慕義熙平中爲侍御史奉朝請永安中尚書駕部郎中行河陰縣事卒於正平太守贈征東將軍徐州刺史

曇慶弟曇寶初補散騎高祖詔曇寶採遺書於天下歷侍御中散直閣將軍太子步兵校尉世宗時遣使巡行四方以曇寶持節兼散騎常侍龍驤將軍南道大使曇寶達豫州卒年二十九

曇寶弟曇尚有容貌性寬和初辟御史加奉朝請熙平二年除徐州穀陽戍主行南陽平郡事母憂去職正光中詔以陽平隣接蕭衍綏捍須人仰尚書舉才而遣左僕射蕭寶夤舉曇尚應選馳驛之郡孝昌初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蕭衍曇尚斬其使人送首於都督安樂王鑒鑒不能援遂爲蕭衍將王希舛所陷拘曇尚送蕭衍衍以禮遇之曇尚乞歸衍乃聽還肅宗復其本秩武泰初余朱榮擅彊并肆朝廷欲揣其情除曇尚員外常侍使於榮託以慰喻密以觀之建義初除司徒左長史兼吏部尚書授太原王余朱榮官還賜爵永安侯尋除後將軍定州刺史余朱榮之死授持節兼

尚書北道行臺代魏蘭根後爲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太昌初加征東將軍行兗州事天平中除驃騎大將軍齊州刺史曇尚凡歷三州俱稱貪虐還除將作大匠卒於官年六十一贈都督瀛滄二州諸軍事本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

子仲芬武定中齊文襄王中外府中兵參軍

曇尚弟琬字曇珍武定末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

宇文福河南洛陽人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爲擁部大人祖活撥仕慕容垂爲唐郡內史遼東公太祖之平慕容寶活撥入國爲第一客福少驍果有膂力太和初拜羽林郎遷建節將軍賜爵新昌侯南征都將擊蕭蹟有功授顯武將軍尋除恢武將軍北征都將特賜戎服破蠕蠕別部獲萬餘還除都牧給事十七年車駕南討假冠軍將軍後軍將軍時仍遷洛救福檢行牧馬之所福規石濟

以西河內以東拒黃河南北千里爲牧地事尋施行今之馬場是也及從代移雜畜於牧所福善於將養並無損耗高祖嘉之尋補司衛監從駕豫州加冠軍將軍西道都將假節征虜將軍領精騎一千專殿駕後未幾轉驍騎將軍仍領太僕典牧令從駕征南陽兼武衛將軍二十二年車駕南討遣福與右衛將軍楊播爲前軍至鄧城福選兵簡將爲攻圍之勢高祖望福軍法齊整將士閑習大被褒歎蕭鸞遣其尚書崔慧景黃門郎蕭衍率衆十萬來救高祖指麾將士救福領高車羽林五百騎出賊南面奪其橋道絕歸路賊衆大恐六道來戰福據鞍誓衆身先士卒賊不得前遂大奔潰賜爵昌黎伯正武衛加征虜將軍尋以高車叛命加征北將軍北征都將追討之軍敗被黜景明初乃起拜平遠將軍南征統軍進計於都督彭城王勰曰建安是淮南重鎮彼此要衝得之則

義陽易圖不獲則壽春難保。魏然之。及魏爲州。遂令福攻建安。建安降。以勲封襄樂縣開國男。邑二百戶。除太僕少卿。尋以衍將寇邊。假節征虜將軍。領兵出三關討之。又詔福行豫州事。與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共相影援。綏遏蠻楚。還爲光祿大夫。轉太僕卿。延昌中。以本官領左衛將軍。除散騎常侍。都官尚書。加安東將軍。營州大中正。熙平初。除鎮北將軍。瀛州刺史。福性忠清。在公嚴毅。以信御民。甚得聲譽。解任。復除太僕卿。又爲金紫光祿大夫。出除散常侍。都督懷朔沃野武川三鎮諸軍事。征北將軍。懷朔鎮將。至鎮遇病卒。詔遣主書樂安嘉赴弔。贈車騎大將軍。定州刺史。開國如故。謚曰貞惠。

長子善。字慶孫。襲爵。自司空掾。稍遷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孝昌末。北征。戰歿。贈車騎將軍。冀州刺史。

善弟延。字慶壽。體貌魁岸。眉目疎朗。永平中。釋褐奉朝請。直後。員外散騎常侍。以父老。詔聽隨侍。在瀛州。屬大乘妖黨。突入州城。延率奴客戰。死者數人。身被重瘡。賊乃少退。而縱火燒齊閣。福時在內。延突火而入。抱福出外。支體灼爛。髮盡爲燼。於是勒衆與賊苦戰。賊乃散走。以此見稱。孝昌中。授假節建威將軍。西道別將。赴援關隴。有戰功。除員外散騎常侍。轉直寢。與萬俟醜奴戰歿。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

子仲鸞。武定末。齊王丞相府長流參軍。

慶壽弟慶安。歷給事中。尚書殿中郎中。後加平北將軍。武衛將軍。河陰遇害。贈征東將軍。兗州刺史。

長子仲融。

融弟仲衍。

費于代人也。祖峻仕赫連昌為寧東將軍。泰常末率眾來降。拜龍驤將軍。賜爵健為公。後遷征南將軍。廣阿鎮大將。徙爵下邳。公父郁以隨父歸誠勲。賜五等男。除燕郡太守。卒。贈幽州刺史。于少有節操。起家內三郎。世祖南伐。從駕至江。以宿衛之勤。除寧遠將軍。賜爵松陽男。遷商賈部二曹令。除平南將軍。懷州刺史。卒。

子萬襲。太和初。除平南將軍。梁國鎮將。後高祖南伐。萬從駕渡淮。戰歿。贈鎮東將軍。冀州刺史。

子穆。字朗興。性剛烈。有壯氣。頗涉書史。好尚功名。世宗初。襲男爵。後除夏州別駕。尋加寧遠將軍。轉涇州平西府長史。時刺史皇甫集。靈太后之元舅。恃外戚之親。多為非法。穆正色匡諫。集亦憚之。轉安定太守。仍為長史。還朝。拜左軍將軍。轉河陰令。有嚴明之稱。時蠕蠕主婆羅門自涼州歸降。其部眾因饑侵掠邊邑。詔穆銜命。

宣慰。便皆款附。明年復叛。入寇涼州。除穆輔國將軍。假征虜將軍。兼尚書左丞。西北道行臺。仍為別將。往討之。穆至涼州。蠕蠕遁走。穆謂其所部曰。夷狄獸心。唯利是視。見敵便走。乘虛復出。今王師來討。雖畏威逃跡。然軍還之後。必來侵暴。今欲羸師誘致。冀獲一戰。若不令其破膽。終恐疲於奔命。眾咸然之。穆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使羸步北雅本作劣之眾為外營。以誘之。賊騎覘見。謂為信弱。俄而競至。穆伏兵奔擊。大破之。斬其帥郁厥烏余俟斤十代等。獲生口雜畜甚眾。及六鎮反叛。詔穆為別將。隸都督李崇。北伐。都督崔暹失利。崇將班師。會諸將議曰。朔州是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處不全。則并肆危矣。今欲選諸將一人。留以鎮捍。不知誰堪此任。僉曰。無過穆者。崇乃請為朔州刺史。仍本將軍。尋改除雲州刺史。穆招離聚散。頗得人心。時北境州鎮悉皆淪沒。唯穆獨據一城。四面抗拒。

久之援軍不至兼行路阻塞糧仗俱盡穆知勢窮乃棄城南走投
余朱榮於秀容既而詣闕請罪詔原之孝昌中二絳蜀反以穆爲
都督討平之拜前將軍散騎常侍遷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妖賊李
洪於陽城起逆連結蠻左詔穆兼武衛將軍率衆討擊破於關口
之南遷金紫光祿大夫正武衛將軍余朱榮向洛靈太后徵穆令
屯小平及榮推奉莊帝河梁不守穆遂棄衆先降穆素爲榮所知
見之甚悅穆潛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今長驅向洛前無橫陳
者正以推奉主上順民心故耳既無戰勝之威羣情素不厭伏今
以京師之衆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虛實必有輕侮之心若不大行
誅罰更樹親黨公還北之日恐不得度太行而內難作矣榮心然
之於是遂有河陰之事天下聞之莫不切齒榮入洛穆遷中軍將
軍吏部尚書魯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戶又領夏州大中正蕭衍遣

將軍曹義宗逼荊州詔穆爲使持節南征將軍都督南征諸軍事
大都督以援之穆潛軍徑進出其不意至卽大破之生擒義宗送
闕以功遷衛將軍進封趙平郡開國公增邑一千戶遷使持節加
侍中車騎將軍假儀同三司前鋒大都督與大將軍元天穆東討
邢杲破平之時元顥內逼莊帝北幸顥入京師穆與天穆旣平齊
地回師將擊顥穆先驅圍虎牢盡銳攻之將拔屬天穆北渡旣無
後繼人情離沮穆遂降顥以河陰酷濫事起於穆引人詰讓出而
殺之時年五十三莊帝還宮追贈侍中司徒公謚曰武宣

長子慶遠永安中龍驤將軍青州開府司馬

第二子孝遠襲天平中叛入關西

孟威字能重河南洛陽人頗有氣尚尤曉北土風俗歷東宮齊帥
羽林監時四鎮高車叛投蠕蠕高祖詔威曉諭禍福追還逃散分

配為民後以明解北人之語。敕在著作以備推訪。永平中自鎮遠將軍前軍將軍左右直長加龍驤將軍出使高昌還遷城門校尉直閣將軍沃野鎮將。正光初蠕蠕王阿那瓌歸國詔遣前郢州刺史陸希道兼侍中為使主以威兼散騎常侍為副遠畿迎接阿那瓌之還國也復以威為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假員外常侍為使主護送之前後頻使遠蕃粗皆稱旨復加撫軍將軍普泰中除大鴻臚卿尋加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三年卒贈使持節侍中本將軍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司空公冀州刺史子恂嗣威弟季稍遷鎮遠將軍左中郎將廷尉監以本將軍除廣州刺史預余朱榮義舉封鉅鹿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除撫軍將軍廷尉卿轉司農卿出為平西將軍華州刺史卒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

史臣曰羅結枝附葉從當舊之眷子孫顯祿俱至公王伊哉以勇力見擢而能替伐姑臧之策請參中祕之官世祖嘉之於前良有以也乙瓌之驍猛和奴之貞正苟頽之剛直虎子之威彊宇文之氣幹咸亦有用之士費穆出身致力遂有功名而未路一言禍被簪帶校之文和異世同咎其死也幸哉孟威致力荒裔其勤可錄矣

魏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二 終

羅結孫拔高祖時進爵濟南王拔孫延天興中驃騎將軍案本
祖初即位年號天興拔任高祖此孫必非太極時蓋年號誤也



7

